

四書朱子本義匯叅

中庸三四

漢	八	一	八	類
書	四	〇	八	
門	三	二	八	
	冊	架	函	號

內	八	一	八	類
閣	三	二	八	
文	二	七	七	
庫	一	四	架	
	冊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18	
	冊數	(	5	)
	函號	277	130	

三十二号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之三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利未反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輯畧伊川曰費日用處。語類

也。體則理之隱於其內。形而上者之事固非視聽之所

及者。問或說形而下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如何曰形

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隱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

不有。故曰費。費言其用之廣也。就其中其形而上者有非

視聽所及。故曰隱。隱言其體微妙也。費是形而下者。隱

是形而上者。或曰季文謂費是事物之所以然。某以為費

指物而言。隱指物之理而言。曰這箇也。硬殺裝定說不得

須是意會。以物與理對言之。是此。只以理言之。是此。此

看來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可見處。按以物

與理對言。是指形上形下說。只以理言。是指理之當然。與

所以然說。問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曰形而上。下者

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上說。費而隱。只費之中。理便

中庸章句

是隱。○讀書錄費是隱之流行處隱是費之存主處。○紹  
 聞編非費之外別有不見不聞者而為隱也。天命之性率  
 性之道無非實理天地之間對待者摩流行者盪無非此  
 理之用故曰費耳。子思正欲人於費處識得隱人於費處  
 識得隱則知其不可須臾離矣。○集解體用二字勿平體  
 不離用才說用體即在此才說費隱即在此南軒謂費隱  
 二字平舉互舉固不是即而字轉側紆迴猶恐寫作兩片  
 即費即隱離了費更說不得隱此而字非折轉語乃合併  
 語也。○困勉錄講家謂子思因索隱之徒求道於虛無寂  
 滅故特指之曰君子之道非徒隱也乃費而隱也。按此於  
 語氣恰合。但以爲對針索隱却非。蒙引云上章隱字是隱  
 解之隱在常道之外此章隱字是隱微之隱乃常道之中  
 字同義不同豈可牽合爲一。○谷訂君子之道是就君子  
 所體之道推上一層而言道之體本如此也。君子體道之  
 功自在言外未節亦然。

或問十一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

所謂費而隱也。

首節義止此下通聯說去文勢一片不便按節劃分故併錄

即其近而

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  
 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  
 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  
 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  
 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  
 而人猶有憾也。夫白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  
 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  
 大語小乃是就君子之道語其大語其小非君子之語道也。或問此語不可從。其大至於天地聖



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也。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可見道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

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釐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家引自古聖賢論道者多矣。未有如此。都不用費辭。只下面摘箇愚不肖者之

有所能知能行上面摘箇聖人之有所不能不知不能大處說  
 箇天下莫能載小處說箇天下莫能破中間是該括了多  
 少義理省了多少說話。語類費有極意至意自夫婦之  
 愚不肖有所能知能行以至於極處聖人亦必有一兩事  
 不能知不能行如孔子問官名學禮之類是也若曰理有  
 已上難曉者則是聖人亦只曉得中間一截道理此不然  
 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若據先儒解當初何不道行  
 道之人何不道衆人之愚何爲說夫婦是必有意愚按朱  
 子此言引而不發而章句特於夫婦下居室之間四字所  
 謂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自離却居室之間不得日用飲食  
 莫非道也其必言夫婦者自聖人以至愚不肖皆夫婦中  
 人經文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是就夫婦中舉其愚不肖  
 者而言等而上之以至於聖人其爲夫倡婦隨一也若論  
 其極則陰陽妙合網緼化醇天地亦離不得此理故草木  
 直對舉以包括中間想朱子當年所云是必有意當是謂  
 此然亦只合舉得隨之大槩而言大全史氏直以形交氣  
 感當之則未免於居室之間看得太泥而後來專主其說  
 者復從而張大之求通益滯矣。語類道無所不在無窮

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也  
 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謂如物至小卽一髮之  
 微尙有可破而爲二者是中着得一物在若云無內則是  
 至小無可下手處更破他不得。說叢凡物有二故可載  
 可破若道則載者與所載者皆道也破者與所破者皆道  
 也又安得載之破之。勿軒熊氏曰此章看大小費隱四  
 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按大小通是說費或問  
 云隱之爲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  
 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別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  
 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  
 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  
 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  
 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輯畧問  
 聖人亦

何有不知能伊川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  
 有所不徧知不徧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  
 孔子亦豈能知哉。語類人多以至為道之精妙處若是  
 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為聖人這至  
 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處  
 原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  
 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  
 一分。按道中一事亦只就居室之間隨舉言之以見道  
 之費不遺於愚不肖耳必欲指一事以實之則鑿矣。輯  
 語聖人所不知總要看得極輕不是聖人不求知不是不  
 能知却是必有不及到處在聖人不會闕少然在道却是  
 不能喫聖人知盡真是費也。夫婦所知能與聖人所不知  
 不能總在粗淺細微處看人猶有憾不是小天地只在天  
 地形氣上說也更是粗淺細微一例看。羅整菴曰侯氏  
 以問禮問官為孔子不知然既問是仍知了又以孔子不  
 得位為不能似孔子非無意得位特阻於力不能尤未當  
 天高地下罔測所窮古往今來莫窺其始是聖人有所不  
 知也有教無類下愚不移得道者其始是聖人有所不  
 所不能也應作如此看。新安陳氏曰天覆地載以天地  
 之無私而生成之物或有偏而不均者當寒而寒當暑而  
 暑作善降祥作不善降災正也乃有寒暑非時災祥或舛  
 是不得其正也是皆人所不能無憾於天地者。蒙引有  
 憾是有不足他意是天地之大亦有不能盡道處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鳶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咏文王作鳶鳴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

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

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語類問鳶有

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  
 故子思姑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又曰鳶  
 飛魚躍胡亂提起這兩件來說。鳶飛魚躍道體隨處發  
 見謂道體發見者猶是人見得如此若鳶魚初不自知察

只是著天地明察亦是著也又曰  
 般。○問莫只是鳶飛魚躍無非道  
 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道  
 只是解上面如何曰固是又曰恰  
 匪真如粲粲黃花無非般若之語  
 竹黃花之外別有真如般若而萬  
 於鳶飛魚躍之中便見天命率性  
 此其所以彌近是而大亂真可謂  
 躍必氣使之然曰所以飛所以躍  
 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  
 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  
 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  
 載神氣神氣風雲風靈流形庶物  
 疎動人處○皆是費如鳶飛亦是  
 為費者試詩箇費來看又曰鳶飛  
 飛所以躍果何物也中庸言許多  
 之中○四書通中庸言道字皆自  
 廣也是說率性之道隱體之微也  
 隱即在其中才說率性之道天命  
 夫婦居室遠而至於天地聖人所  
 朱子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  
 費也而性之所以為性則隱也鳶  
 之性必躍其飛其躍費也而所以  
 見物物有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  
 飛魚躍天機自動詩人本以興君  
 之借以言此理之昭著非與亦非  
 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捨鳶魚  
 言亦不可充滿天地無一物非是  
 此察字實對首句隱字體之故程  
 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  
 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  
 天理全體活只是不滯於一隅○  
 有一箇什麼物使得他如此此便  
 無非此理只從這裏收一收這箇  
 又有道理平放在彼意思上鳶下

與下節察乎天地只一  
 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  
 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  
 似禪家云青青綠竹莫  
 撥羅整菴云佛氏於翠  
 象皆從妙明現出吾道  
 而萬象即與吾心同體  
 辨之精矣○問鳶飛魚  
 者理也氣便截得許多  
 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  
 更有地在是如程先生  
 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  
 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  
 費魚躍亦是費而所以  
 可見魚躍可見而所以  
 費而不言隱者隱在費  
 率性之道說來費用之  
 是說天命之性才說費  
 之性即在其中故近自  
 不能盡而道無不在即  
 無不在者也性無不在  
 率鳶之性必飛魚率魚  
 飛所以躍者隱也於此  
 之性○新安陳氏曰鳶  
 子之作成人材子思引  
 此理無形體於有形體  
 而言固不可泥鳶魚而  
 也與子在川上之意同  
 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  
 宋子曰喫緊為人處是  
 要人就此瞥地便見箇  
 語類鳶飛魚躍費也必  
 是隱在人則動靜語默  
 便在○又有無窮意思  
 魚見者皆道應之者便

中庸章句

卷三

六

敦復堂

是○潛室陳氏曰大要不欲人去昏默窮冥中求道理處  
處平平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吳氏程曰喫緊猶俗言  
着急活潑潑地是真見得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正  
如顏子卓爾孟子躍如之意○黃氏洵饒曰活潑潑地無  
物礙之也致思二字見此理之在人心無毫髮之間斷若  
有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其要只在真獨按慎獨乃言外  
意○輯語上面說費在廣大無盡處儘放得開濶此又就  
其中變動流露處提出示人無所不在無時不然當下色  
色可會所謂契緊為人活潑潑地也上面包羅全體此是  
在交接當機○愚按上下察三字須連看乃見此理備塞  
滿前隨時隨處  
直點入人心坎

或問然則程子所謂爲飛魚躍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  
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爲之飛而冥於天者此  
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

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亦  
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  
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爲有以洞見道體  
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爲子思喫緊爲人處者正以示人  
之意爲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  
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  
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  
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



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

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輯畧明道曰。鳶

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嘆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

○朱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

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毋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

活潑潑地。畧無滯礙耳。若見得破。則即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明道言此。引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為證。今人一等忘却。乃是不知他那飛與躍。有事而正焉。又是迭教他飛。捉教他躍。皆不可。○困學錄。鳶飛

魚躍。活潑潑地。與吾身心。通徹無二。從身心上看。便活潑潑地。從鳶魚上看。便只是弄精神。按語類。弄精神。亦本是

禪語。言實未會得。而揚眉瞬目。自以為會也。抑孟子此言。固為精密。然但為學者

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為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

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

而後足於言耶。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為所累。故

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為所累耳。非謂必有

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為正心之防也。曰然則其所

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耶。曰此但俚俗之常談。



釋氏蓋常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况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日子思之引此詩始借三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為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為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為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

解者謂曰鳶為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又曰鳶飛魚躍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曰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



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

###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語類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

多涉體道之功蓋當時為門人講學雖義在言外皆可發

明實非本文正義然學者自不可不知故畧為採入○君

臣父子人倫日用無所不該而夫婦為至親且密夫人

所為蓋有不可告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苟於是而不

能行道則面前如有物蔽焉既不能見且不能行矣○父

集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幽閒之中衽席

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非知幾謹獨之

君子其孰能體之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

而論其極則察乎天地之深也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

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

而須知造端及至乃舉兩頭以該中央正見道無不在耳

兩下都有實際若看得天理人欲透徹則夫婦天地一以

貫之矣○造端是示人以用功之始及其至是示人以用

功之極猶自戒懼慎獨而天地位萬物育也但正面是結

上文示人用功意言外及之可也○輯註上面都是將道

理攤散了說或指頭或指尾或隨手拈舉到此下總結

包羅貫串將上面言語不能到處處處幹補密實無少欠

缺其着意在造端與及至中間連合一串無非實地然皆

就道體上說申明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表○

夫婦天地明結聖人為魚暗結以察結費言下包括一切

○徐徹弦曰夫婦二字人都看不真陳新安以愛親敬長

言不切夫婦史伯瘠以形交氣感言但切夫婦不合道字

看朱子言書重釐降禮謹大昏又曰接而知有禮交而知

有道端的是有別中事與下章子臣弟友同義須切與知

與能解愚按化起陰陽倫生男女其為此理所造端固屬

無疑即天道下濟地道上行一神兩化謂夫婦天地一以

貫之自可但如史氏以交感為言使人疑為氣上事謂愚

不肖之夫婦但知此能此殊非所以言道之費耳紹聞編

云此章夫婦字南軒謂凡匹夫匹婦之所共知朝作夕息

敦復堂

之類在庶民而不著習而不察在君子則戒慎恐懼之所存乃所以為造端也居室人道之常固亦在內若專指此却未盡按此亦何嘗脫却居室之間自此充之以至天明地察亦何嘗無義理事實如易傳所云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董子所謂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即本經由庸行之常推之大孝格天何一非謹之於端以馴至其極則察乎天地即由夫婦造端從實處理會謹小慎微盡倫盡制莫非大道所彌綸方是中庸論道之指泛講化醇化生恐人無着手處但在本章尚自實拈體道不得耳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

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此中庸第二支下八章

可離說箇費而隱道更不可離故下章緊喝道不遠人後都就人身上說體道之功要自離費隱不得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當不遠於

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

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語類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

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為道而遠人如為仁由己之為不

可以為道如克己復禮為仁之為爾陽許氏曰上為字重

猶言行道下為字輕猶言謂之道○四書通上章言道無

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率性謂道只在人倫日用之

間其篤實也又如此按廣大亦只在篤實中領取非真有

二道也看後文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便自見得在

本章却只鞭辟向裏為道在邇而求諸遠者發○困勉錄

自伐柯以下章句取張子正蒙之言分三節各自一意近

日講家謂三節相承重在違道不遠句伐柯節為忠恕發

端丘未能節則詳言忠恕之事強為牽合殊欠自然蓋論

道理則忠恕子臣弟友亦相貫通但夫子語意一以治人

言一以愛人言一以責己言看章句俱先下不遠人為道

句然後引張子語一節  
一意何等直截分明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

詩豳風伐柯之篇東人喜得見柯答柄則法也睨邪視也

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

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

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

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

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知遠也張子所

謂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是也啓蒙說不視利所執之柯也

當分看觀而字之字可見○輯魯公氏曰妙道精義常在

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不離乎交際酬酢應對

之末皆人心所同然未有不於天者若絕乎人倫外乎

世務窮其所不可知議其所不可及則有天人之分內外

之別非所謂大而無外一以貫之安在其為道也歟柯斧

之柄也執斧之柄而求柯於木其尺度之則固不遠矣然

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柄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者必有

睨視之勞而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異是蓋眾人之

道止在眾人一身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

責其行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

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

教復

之心純亦不巳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瞍底豫者蓋為此也庸者常道也事父孝事君忠事兄悌交友信庸德也必行而已有問有答有唱有和不越乎此者庸言也無易而已不足而不勉則德有止而不進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敢不行無是行也不敢苟言以自欺故言顧行有是言也朱子所更定最詳實有味惟道難繼而不行句朱子謂不若游氏引恥躬不逮為得○語類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今欲治之不是別討箇道理治他只將他元自存底道理還以治其人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他却亂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底道理與他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

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晚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才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去收回只在這些子何用別處討故中庸一書初開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按條內連及自治借以反覆申明此理不假外求然實非本義大全史氏誤會其說支蔓不可從○問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曰道者眾人之道眾人所能知能行者今人自做未得眾人耳○潛室陳氏曰眾人即天生烝民凡厥庶民之謂只將他共有底道理治他乃天理人倫之類若以蠢蠢昏昏者為眾人非張子意○愚按章句引張子以眾人望人語正與首節眾人之所能知能行相應眾人乃普眾之稱蓋道無二致而人之分量不齊則君子之所以治之者亦異其改其止要自各因乎其人之分耳即如均之為孝有大孝有中孝有小孝總之改其不孝即便為孝非謂不必其人之大孝而輒止亦非謂必俟其人之為大孝然後止也胡雲峯謂以眾人望人不敢遽以聖人責人雖亦似泥然未為非是史伯疇大反其說至謂雖堯舜之聖亦眾人中之一人改

非畧改而不必止於至善之謂孝必十分孝忠必十分忠  
孝未至舜便是了道未盡以夫子之聖猶自謂所求乎子  
以事父本能如是則君子治人終其身無可止矣此論似  
高實謬而三魚過喜訂大本皆深取之故不可不辨

或問子以為以人治人謂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  
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  
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為道之全也耶曰上章  
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  
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  
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  
聖人所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

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  
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

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可見子思引言自有次序而  
遠邇高卑之說亦有確據此  
不徒論本章當令一  
支內入章而通觀之今必以是為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

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  
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  
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宋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  
少偽安只是盡自家之心

政復堂

不要有一毫不盡須是十分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已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

教他恁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已及人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

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此章以道不遠人為綱故章句節節提掇或問所謂道

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惟盡已之心而推以及人所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

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為不遠也按或問以節鈔故附入後做此

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輯畧明道曰忠節除不得又曰忠體也恕用也盡已為忠如心為恕或問

恕字學者可用功否伊川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為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為用處

或曰曾子說出忠恕二字子思子只作一忠字看

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自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謝氏曰猶形影也○語類問施諸已

二句只是恕如何將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已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居業錄存諸中莫若忠施於人莫若恕忠是盡已之事為萬事之

根天命之性即此而存天下之大本即此而立恕是推已之事措磨物欲消除私吝使天理流通物我俱得其所先

儒言無忠做不得恕是先有體而後有用也○條辨合已所不願勿施於人兩句只是推已及人但所不願是

已實實不願勿施是實實勿施此間便有箇以已之心度忠字在不可以不願句為忠勿施句為恕

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

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語類問忠恕即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耶曰道是自然底

敦復堂

中庸章句卷三

敦復堂

敦復堂



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若換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居業錄聖人教人恕上求仁恕則物我之私不立。天理自流通也。○曆室陳氏曰：恕是求仁之事。推愛已之心以愛人。恕者之事也以愛已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張子以仁言。愚按：道是人心公共之理。惟道不遠人故。人之心本無間於已。此推上一層義。惟能不遠人以爲道。故已之心可推及於人。此爲忠恕本義。須實從人已分上勘出。違道不遠。又須實從違道不遠上透出。道不遠人語意方有歸宿。不然但泛講忠恕與本指何關。或問：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爲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爲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已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爲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已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意言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爲同也。程子

見論語貫章集註。○朱子曰：論語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顧教有許多等級分明。○慶源輔氏曰：違道不遠者學者之教復堂

忠恕也動以天者  
聖人之忠恕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

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

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

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

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需類未能一焉固是謙詞然

處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嘗滿

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以責臣

之心而反之於所以事君則其則在此矣又曰事父未能

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心

之事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

缺便非子與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

住不得○文集某未能一雖是聖人自責之詞然必其於

責人之際反求諸已而見其於道之全體曲折細微容有

不能無不盡處如舜之號泣于旻天之類但當於此負罪

引慝益加勉勵而不敢自恕焉耳○纂疏我所望於人者

即我所當自盡之則不是將他人道理來治我蓋以得於

天之所同然者而自治其身耳○稻廬講義施報之理非

所用於君父兄君父兄即不以道待我我決不可不以道

事君父兄惟朋友合講施報他若不來我亦不去人情之

中庸章句卷三

卷三

三

敦復堂

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

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意謂道雖不遠人，其至則聖人亦有所不能，而其實亦不遠於人。故君子只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

○輯註上四段自責未能故章句用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束住庸德之行半節是美君子以為法，故未句用君子之言行如此繳清。○集解庸德以下正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而欲以是為則而自勉，意在言外。數句作一氣讀，自節首便說君子之道分明有一慥慥篤實之君子在胸，日日效慕而不可得，所以歷數未能下便接說庸德之行庸言

之謹。逐層歎想，直達胡不慥慥爾才用倒裝文法兜住。若移君子於庸德之上，便自了然。○以子臣弟友之道而體之於身，是為庸德形之於口，是為庸言。行者踐其實無

虛飾也。謹者擇其可無虛詞也。踐其實固已不安於不足。然愈行乃愈見不足，不敢不勉，則行益力矣。擇其可固也，不欲有餘，然愈謹斯愈見有餘，不敢盡則謹益至矣。精神全在兩不敢上，到得謹之至，則是其言也。兢兢照顧其行而惟恐不符，行之力則是其行也。兢兢照顧其言而惟恐不逮，兩顧字精神逆露，即緊承兩不敢添毫蓋行謹到至處，則言行自然相顧。此正所謂慥慥也。○稽廬講義六句

疊疊說下，逐步趨緊，寫出慥慥神理。如見慥慥篤實是倣聖賢本領，大凡遠人為道者，類由不篤實所致。夫子特揭此二字，正欲人當下猛省。○愚按章句先提明道不遠人，便見得此當然之理。原是人已公共底，但常情責人重以周責已，輕以約安，能盡道夫子特就責人處下一轉語，固望道未見之心，便隱然欲學者當身體認慎言篤行實心為已，自可入聖賢之域。章末引張子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較上二節尤為鞭辟向裏，可當通章結穴。

或問：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

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

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

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

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

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

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

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

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

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脩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而以父君兄之四字為絕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哉。

憲按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此夫子意中語在本文却不如此承接。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某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松陽講義此章以費之小

者而言而總註謂某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此句要看得好。此是就小處看。亦有聖人所不能。雖借前章之語而實與此章不同。勿泥看。○條辨此章既明道費之小。正是人倫日用至親至切之事。皆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曰不遠於人。所謂某未能一只是聖人欲然不自足之心。非真有所不能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

無慕乎其外之心也。或問小註首節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紹聞編有一等人雖素位而行。

或不能不少願乎外。又有一等人雖不願乎外。却不去素位而行。故下文分析言之。以交足其義。其實自得內含有



不願乎外之意正已內含有素位而行之意雖分而不害其為合也在人善看耳○王樗菴曰大凡不盡本分底人多外想君子只就自家道理着實做去何暇外邊尋思按此則上一截自為主句但上句之義須更以下句是之方盡語意○輯畧游氏曰素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若其素然也按新安陳氏以素如今人言素來之意史氏謂其與章句見在義不類但細體本文以素字置其位二字上義在虛實之間章句難以質言故云猶見在饒氏亦云素字當活看與下節素字微別竊謂素其位者但隨其所值之位而我一以現在居之素字尚虛行字乃實蓋因其所居之位易盡其所居之適難故章句曰為其所當為非直安分守已之謂也紹開編云上章道不遠人就各當人之身上說此章素位而行就各當人所居之位上說易三百八十四爻便都是發明箇位不同而人所以處之之理○其位其外兩其字都緊貼人身言非其位即其外固所不當願即於其位之中稍有營求計較即其外也故董子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道誼中何必無功利并此不謀不計是志不願也

得合下斬釘截鐵如諸葛孔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利鈍非所逆觀范希文云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或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皆是此意若但云在外者不可妄求不可必得猶是落下一層說法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輯畧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驕不濡不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志則修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許不懣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游氏曰道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君子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雙峯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者皆逆境或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暗說富貴貧賤如何曰人之處世



不富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之事不常有之問入字是入此四者之中否曰入字濶上四事特舉其概隨其所在而樂存焉愚按即四事之中所處之位亦儘不一故以無入不得句括之○蒙引素夷狄行夷狄素患難行患難非謂苟免而從夷也○有道存焉君子雖在夷狄患難亦不離道按此則富貴貧賤須實盡富貴貧賤之道可知人全陳氏黃氏以舜之衿衣鼓琴為行乎富貴飯糗茹葷為行乎貧賤此只說得富貴貧賤耳於行字何曾踏實故朱子以呂氏之言為慤實有味○或問小註自得二字從憂勤盡道來道盡而心無歉非逍遙出世比徐思曠中之曰素位而行重行字不重素字行者盡其道也不盡道何以自得○困勉錄人歷一位自有一位所當盡之事於此無絲毫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

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輯畧呂氏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

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陵下不從則罪其下援上不得則非其上所謂尤人者也○輯語怨尤病根總自願字生來要不願先須正己念頭一鞭碎向裏則內邊自有汲汲處外面無非坦坦處故曰無怨無怨下又加怨尤二句正為願外者搜根剔骨將怨字萌芽斬盡無字全體光瑩乃見其正己之盡工夫鞭辟到一路如此看而字一轉乃更覺有味○愚按陵援自願字生下從陵援醒出求字陵下求其順已也援上求其庇已也又從求字生出怨字怨外於求之不得也怨字下又找出怨天尤人皆是申足願外意中間揭明正己作巴鼻前後不陵不援不求不怨不尤



不字都為不願字洗剔斬除箇盡到得不怨不尤真覺  
得胸中多少光瑩洒落要之君子惟仰不愧天故上不怨  
天惟俯不怍人故下不尤人與上文無入不得仍是一  
綫相銜故章句於首節雖用分承而意理自為一貫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

謂所不當得而得者輯畧呂氏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居

死不變心逸日休行其所無事如子從父命無所往而不

受俟命者也若夫行險以徼一旦之幸得之則貪為已力

不得則不能反躬是所謂怨天者也游氏曰惟君子為能

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

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纂

疏君子胸中平易所居而安素位而行也富貴貧賤惟聽

天之所命不願乎外也○困學錄惟居易才可俟命人事

既盡然後窮通得喪乃可一聽於天若未能居易而三

以字自不得畫成兩橛○愚按順理則裕從欲斯危易險

只在理欲上辨取不在境界上區分合做底便是平地不

合做底便是險途君子於位之所在盡其在我心安理得

雖造次顛沛處之泰然此便是易小人逐物外馳即處順

安常終日營營亦隨地坑塹豈不為險居易未嘗無得福

之理然君子初無求福之心故曰俟命行險有時獲濟似

亦其命使然然特幸焉而已并不得謂之命也○和廬講

義幸字只可加於小人不不可言君子何也君子雖極安富  
尊榮都是分所當得小人即極危難不堪也是他自已作  
孽所致故君子無幸但有不幸小人則但有幸而無不幸  
亦不得最有意義俟字從居字來微字從行字來高忠憲  
公云惟天理最靜味此居字循乎天理何等安靜所謂作  
德心逸日休也小人機械變詐無非險徑不要說奔馳營  
幹終日忙忙即令打坐一室此心亦勞攘不定疊所以說  
行不說恬恬者安於此行者驚於彼俟者聽其自來微者  
求其必得居易則無復營心得喪而俟命行險則直欲抹

擬造化以徵幸。語類行險徵幸本是連上  
文不願乎其外說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詩傳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

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  
布侯而設正鄭注正鵠皆鳥名也一日正正也鵠直也

蓋即取內志正外體直之義。雙峯饒氏曰正乃是鵠字  
小而飛最疾最難射所以取為的鵠取革置於中正則畫

於布以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紹聞編此總

為的之意張子曰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  
於不非人學之至也。相廬講義居易侯命原非以命寬

假自已有許多真實工夫在內故復引反求諸身以結之  
先儒云君子坦蕩蕩是從兢兢業業而得非安意肆志之

謂正是此意反求諸身者求其所以失即求其所以得切  
切然惟道之歸而正已也自得也素位不願也皆是物也

然則君子所以能盡道者亦只是打起實心掃除妄想當  
身一一理會做去而已。吳因之曰反求於身之中是即

所謂素位也不求諸身之外是即所謂不願外也。蔡曦  
伯曰射者必反身非直空空不尤人而已素位必盡道非

只空空不願外而已與不怨勝已意無涉。援子思自以  
君子之反求諸身結通章大旨而適於夫子之論射得之

章意與節意須識得賓主歷然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松陽講義此章言進道之序自道不遠人章至此

不遠人章因上章說得濶了故特說箇人字然曰人則見  
在未來皆人之所當盡也故素位章說箇位字然曰位則

敦復堂



高卑遠邇皆位之所有也。故此章又說箇自邇自卑子思  
 喫緊為人分明是要人從脚下一步步踏實走將去。○  
 語此章卑高邇遠須就推行交接上看着力在兩必自言  
 道之高遠無窮而為之有序只在卑邇上用力逐步積攢  
 上去行得一地步卑邇便到一步高遠卑邇不定高遠亦不  
 定卑邇不盡高遠亦不盡只看詩言妻子兄弟而聖人謂  
 其道已及父母由此推之可見步步有高遠步步有卑邇  
 其做自然高遠即如到了父母順又無盡頭故不可質言而  
 謂序也惟其高卑遠邇無定位亦無盡頭故不可質言而  
 引夫子說詩做箇語頭無定位亦無盡頭故不可質言而  
 然皆指實事實理非虛弄機鋒也。○愚按書旨重在兩必  
 自然須在行登上看眼則必自之指自見蓋以道言則遠  
 邇高卑何處非道以得道者喜則無遠無邇無高無卑亦  
 頭頭是道而就道者一言則行遠非即遠登高非即高必  
 自邇必自卑行一程又登一級又用一處只有卑邇就  
 遠亦即在是矣。○因學錄云道有高級卑邇在是高  
 到亦即在是矣。○因學錄云道有高級卑邇在是高  
 未遠處尚是卑邇所見極高極遠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  
 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  
 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

爾妻祭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此燕兄弟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

樂也祭子孫也按是詩作於周文公歌於召穆公弔二叔

可不親燕兄弟而篇末及於妻子鄭箋云王與族人燕則  
 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乳疏云王之族人見王燕  
 其宗族知王親之皆傲王親親與其妻子自相和好志意  
 如鼓瑟琴相應和于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

妻子又九族和好忻樂而且耽又以盡歡也未二句則鄭箋云族人和則能保樂其家中之大小孔疏云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按此則詩義自以兄弟為主而子思引詩斷章取義觀下節章句則妻子兄弟自合平列未二句如存疑以宜爾室家則兄弟翁樂爾妻帑貼妻子和講家多有從之者然終似以宜室家貼兄弟未穩徐辨云按朱子註桃夭詩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又本註訓帑為子孫則宜室家樂妻帑當是從妻子之合兄弟之翁而因是一家之中無不皆宜且有以樂及子孫也以未二句總承上四句而言按此則如鼓瑟琴和之至也和樂且耽樂之極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一門之內融融至至和氣薰蒸無不宜也無不樂也但將詩中景象倡歎一番下文父母其順已宛然欲脫於口

###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睦於妻子官於兄弟如此則

### 父母其安樂之矣

輯畧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

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帑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按詩詞自妻子說起如呂氏說亦隱然與費隱章造端乎夫婦之旨相貫然細按終不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如章句平列省却多少葛藤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或問小註章旨只一自字不特詩與語又曰父母應作高遠看順則不過家庭中尋常事由妻子兄弟以及父母此中然有可解不可解處按此可想夫子當年倡歎之神真有口不能言者此子思所以特會其意也○雙峯饒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說得濶只引詩與聖言來形容室家宜妻帑樂皆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事欲上面順須下面和始得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輯語詩只說妻子以及兄弟以及室家但在下面推說夫子忽然移到上面正於不講順父母而下面工夫足自

然到了上面此註中所謂以明行遠也。困學錄一意字是僧繇點睛通章精神只在此一字。右第十五章。東陽許氏曰。此章專言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掃應對而終於窮理盡性始於齊家。天下皆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類也。之不要看粗了。修身刑家潛孚默感者難言之。暗室屋漏有一愧怍不能卑自邇工夫原不容易做。稍有疎忽。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輯畧伊川曰夫

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簡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往暑來日往月來春

生夏長皆是問造化之迹曰如日月之往來屈伸者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條辨鬼神是指迹為鬼神以其所以有造化之

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語類問鬼

多物事一屈來更無一物了便是良來。二氣之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措。故曰良能。鬼神論來只是陰

陽亦可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者而言

能伸者而言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迹得精。英氏程曰鬼神雖是說氣而

以氣言而良能兼以理言然後其意氣形而下而鬼神則形而上下之間

屈伸皆理之自然不假安排布置。愚者不然大抵理形而上。按語類謂鬼神主乎氣而言只是形而下者竊謂對物而言則鬼神體乎物。是形而上對理而言則未有此氣先有此理鬼神又是形



而下。吳氏以為形而上下之間極宜。認取李安溪亦曰鬼  
神非理非氣而在理氣之間在人則心之神明是已。程張  
所謂天地造化陰陽二氣者是這箇。本文所謂祭祀如在  
者亦只是這箇。體於人心為人心之鬼神亦即是這箇。認  
得真便。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  
看得活。

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

已。輯畧問世言鬼神之事如何可以曉悟其理。伊川曰理

會得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

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

暑兩氣動不窮。屈伸幽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語

類一氣即陰陽運行之氣。至則皆至。去則皆去之謂也。二

氣謂陰陽對待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者為魂魄。即神也。

而屬乎陽耳目鼻口之類為魄。魄即鬼也。而屬乎陰。○鬼

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

伸。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為

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伸。

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伸。

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

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言者也。因問精氣為物。陰精

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游魂降散而成變。○此總言鬼疑亦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

○北溪陳氏曰。所謂靈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耳。○  
新安陳氏曰。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  
行者言。蒙引其以二氣言者亦言其屈伸各有屬耳。  
非實有兩箇氣而兩氣之外又別有一箇氣之貫者也。故  
實一物而已。○鬼神三說。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陰陽  
之二氣也。故川張子之說繼之。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  
能實一氣之屈伸也。故朱子又以一氣貫之。然後鬼神之  
義盡。朱子之說重一氣為德。猶言性情功效。語類問鬼神  
上二氣則張子已說了。為德猶言性情功效。之德如何曰  
自是如此。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  
為一物。其德自為德。○問所謂性情莫便是張子所謂二

中庸章句本義卷之三 三 敦復堂

氣之良能所謂功效莫便是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曰鬼神不見不聞人須是於那良能與功用上認取其德。○問南軒歷論鬼神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此語如何曰誠是實然之理鬼神亦只是實理若無這理則使無鬼神萬物都無所該載了鬼神之為德者誠也德只是就鬼神言其情狀皆是實理而已問章句謂性情功效何也曰此與情狀字只一般愚按鬼神固是以氣言然其所以為鬼神即理也故朱子曰鬼神之為德者誠也直是分明斬截但誠字至末方點出首節尚自引而未發且只就氣上充滿辟塞極言其盛而其德之所以盛處自隱然有實理貫之。○峻峯方氏曰鬼神生長歛藏是孰使之然他性情如此若生而成春長而成夏歛而成秋藏而成冬便是鬼神之功效。○黃氏洵饒曰陰陽分而言之乾靜專其性動血其情大生其功效坤靜翕其性動闢其情廣生其功效合而言之陽健陰順者性陽施陰受者情陽生陰成者功效按此亦舉其概性情功效自是人身上事章句借來說鬼神故曰猶言然語雖似借要非無是性情功效其所以實有之者即誠也翼註因不敢觸言而云鬼神之為德只是鬼神之為鵲突

鬼神之為鬼神大是鵲突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

口鼻之嘘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

以明之。祭義宰我問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

之至也。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鄭注氣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朱子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鬼神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而良能是其靈處。○口鼻嘘吸以氣。言目之精明以血。言也。耳何故亦以血。言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聰聰。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精血耗則耳聾矣。氣為魂。血為魄。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

化爲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爲神，陰魄爲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爲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爲神，往者既屈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輯畧謝氏曰：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語

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葉氏曰：學者先看天地二氣之屈伸，若朝暮若寒暑若榮謝大綱已明，却反驗之一身，自父母成育之始及少長壯老之變，晝夜作息夢覺熟體而精察之，無餘蘊矣。曰：諸說如何？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爲詳備，但改本有所屈者不亡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

張子他書亦有是說，而程子數辨其非。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爲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輯畧呂氏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非物感雖微，無不通乎二氣，故人有心雖自爲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聲色舉動之間，乘間以知之，則感之至者也。張子曰：形聚爲物，物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歟？呂



氏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謝氏曰往來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程子語錄生生之理自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原不斷續物以陽生物極反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若謂既反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資於既斃之形既反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闔闢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為呼吸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皆是理也纂疏屈伸往來者氣也其所以屈伸往來者理也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謂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是輪迴之說而非理之本然也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於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

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

輯畧明道曰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恐未安須兼清濁

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張子曰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呂氏曰鬼神者無形故視之不見無聲故聽之不聞然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魂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耳此體物而不可遺者也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所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故如在其次如在其左右也弗見弗聞可謂微矣然體物而不可遺此之謂顯周流天地之間昭昭而不可欺可謂誠矣然因感而必通此之謂不可揜楊氏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語類問鬼神上言二氣下言祭祀是如何曰此體物不可遺也。語類問鬼神是與物為體。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天下萬物萬事

皆不能外夫鬼神否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  
 了乃是這鬼神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  
 夫鬼神也體物而不可遺用拽轉看將鬼神做上將物做  
 實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那物鬼神却是主也。只是這  
 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  
 陰陽問是在虛實之間否曰都是實無箇虛底有是理便  
 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形無非實者。問此章以太極圖  
 言是所謂妙合而凝也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便是體物而不可遺。天  
 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為體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  
 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為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  
 而編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也。問造化之迹若風雨  
 霜露四時代謝皆可得而見又曰視之不可得見聽之不  
 可得聞何也曰說道無又有說道有又無物之生成非鬼  
 神而何然又去那裏見得鬼神至於洋洋如在是又有也  
 學。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隱。困  
 體物處無可見聞也。○輯語人每看物字只作形器之屬

不知事即物也天地間變化遷流與人事動作云為皆物  
 也皆鬼神所體也愚按物字兼名物事物二義二十五章  
 誠者物之終始名物之物也不誠無物事物之物也此處  
 以名物言則鬼神為造物之精英以事物言則鬼神即人  
 心之精爽都自闕遺不得兼此起義則後文誠字實理實  
 心一齊都攝今人每遺却事物一邊恐非中庸立言之指  
 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乾卦文言貞固足以幹事言  
 事所依以立若木之有幹然  
 或問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  
 所為也故鬼神為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為  
 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  
 順耳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  
 貞之幹事亦猶是也。困學錄道物外有鬼神不得道物即  
 是鬼神又不得鬼神與物是一是二



以為立乎物之先而未嘗不周乎物之後以為立乎物之外而未嘗不貫乎物之中故體字只合作骨幹之義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祭統篇謂齊不齊之思慮以致

其齊明猶潔也。陳氏曰齊明是肅於內盛服洋洋流動充

滿之意。充滿言其在上下在左右充塞遍滿也流能使人畏

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解

問死生之說謝氏曰人死時氣盡也問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先生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

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此便是答處語問先生

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與

言之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

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

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

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妙用社考精

神便是自家精神○語類問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

陰陽上說末後又却以祭祀言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

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說則人必將風雷山澤做一般

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即其親切著

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為一也○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

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

無其神一般而先生前夜言其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

中庸章句卷之三 三 課本 敦復堂

相傳到此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  
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聚散者氣若理  
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  
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亦未  
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  
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  
通之理○問五廟七廟遞遷之制恐是世代浸遠精爽消  
亡故廟有遷毀曰雖是如此然祭者求諸陰求諸陽此氣  
依舊在如嘯吸之則又來若不如是則死而致死之  
也蓋其子孫未絕此氣接續亦未絕○問洋洋如在似不  
是感格意思是自然如此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  
始得○文集祭義所說如有見聞論語所說祭神如在皆  
是上於祭者而言此章言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  
祀是主於鬼神而言自有賓主體物使人兩句須深體又  
小論言如其神之在焉非真有在者也此言尤害理若如  
此則則是偽而已矣豈所謂誠之不可揜乎又曰所問鬼  
言之活人誠實於此處真見得一致教也○雙峯饒氏  
曰使天下之人使字最好看見得他靈處○何書通前此  
所說鬼神無所不包此就無所不包之中提出當祭祀之  
鬼神說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  
先是指鬼神之最顯處示人之齊明盛服鬼神未嘗使  
之而若有使之者洋洋如在鬼神精爽真與人之齊明相  
接此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條辨按註云畏敬奉承  
發見昭著皆鬼神之能使人如此則可見洋洋如在者人  
心之自為之而所以使之洋洋如在者即鬼神之自為之  
也使人如此是體物人心自如此是物自不可遺不得認  
為一亦不得認為二○按此就祭祀一節為人所易明者  
見鬼神之於物其親切著見如此既以為體物不遺之驗  
亦與下節俱引入人心見結處誠字固以實理言而實心  
義未嘗不孔子曰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  
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盛服以承祭祀若以使人

之曰只是這箇氣所謂昭明焄蒿悽愴者便只是這氣昭  
明是光景焄蒿是蒸袞悽愴是有一般感人使人慘慄如  
教復堂



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者按祭義本是以形鑿為鬼而以其氣之發揚於上者為神故語類謂人氣如火之煙這下面薪盡煙只管騰上去此言人死時光景至本節章句引之乃是斷章取義就承祭之時灌鬯燭蕭求諸陰陽肅然如在此便是神之著與祭義本指自別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斲

詩大雅抑之篇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格來也矧况也射厭

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抑詩之七章曰視爾友君子

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

思矧可射思矧予詩傳承上莫予云觀而言無曰此非顯

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

紹聞編申之曰鬼神之妙無物不體此二句最好看正與中庸之旨合○柏廬講義齊明節就人見鬼神之所在見

其體物不遺引詩節就人不見鬼神之所在見其體物不

遺鬼神昭著莫如祭祀恪恭承奉所不待言若夫暗室屋

漏之中絕不見有鬼神似可或忽然陰陽二氣密匝匝地

又何處非鬼神而敢戲豫之稍萌故詩詞最為嚴密○體

物不遺如何下二節只就人說正以物不可遺而人心却

有射之時也射便悖棄了鬼神失其所以為心便失其所

以為人後面所謂不誠無物是也然則人其可稍厭射乎

愚按詩詞人每多重不可度思為體物不遺之証與上節

如在上如在左右意同此跌重矧可射思不惟語勢宜爾

亦意在鞭入人心暗藏下節誠字有此實理須有此實心

後半部言誠大指都已兩

蓋此正子思喫緊為人處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扶夫音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

可揜如此輯卷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

則誠也或問駁之曰經文本贊鬼神之德之盛

敦復堂

中庸章句本義卷三

三

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為鬼神  
 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為一物而別為鬼  
 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為二物而以形而上  
 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  
 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此類也夫○語類鬼神主  
 乎氣為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  
 所謂誠之不可揜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屈是實屈  
 伸是實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揜如此○  
 問向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處竊疑謂鬼神為陰陽屈  
 伸則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則是形而上者矣曰今且  
 就形而下者說來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  
 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按此便可得形而上下  
 之間意○四書通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見  
 之漢儒皆不識誠字宋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  
 謂不息之謂誠至程子則曰無妄之謂誠朱子又加以真  
 實二字誠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尚書始書但言鬼神享  
 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其旨微矣鬼神者造化陰

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夫鬼神無形無聲於天下之物  
 如之何其體之於天下之人又如之何其使之顯然一至  
 誠之不可揜如此也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  
 而陰陽合散莫非真實無妄之理後世此理不明有蹟鬼  
 神於佛老而競為淫祀以徵福者一何怪誕不經至此哉  
 ○紹聞編不曰微而顯而曰微之顯見得顯微本無間也  
 之字宜着眼按微顯直承視弗見聽弗聞體物不遺來微  
 顯意皆上文說過即不可揜意亦上文說過并如此意亦  
 上文歷歷言之本節特為一點醒揭出誠字乃十分出  
 力正以全書關鍵在此一字耳○困學錄誠也鬼神也物  
 也其實合下一齊都有若細分之則須是有此實理然後  
 有鬼神有鬼神然後有物既說鬼神體物誠又在鬼神中  
 物鬼神又即在物中所以說鬼神體物誠又體鬼神○誠  
 不離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自其不離者言往來屈伸無  
 非是實是就體物上見其誠也誠自不可揜也自其不雜  
 者言則惟是實理故能屈伸往來是推其所以能體物  
 者而見其誠也惟誠故不可揜也言不雜則誠是體物之  
 本言不離則誠是體物之寶○天下道理偏塞滿前耳聞

目見都無非是其屈伸往來網緼不息者莫非鬼神中庸  
自費隱章以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洋洋灑灑說到遠邇  
高卑有不容自已之妙真見此理充塞洋溢於心目之間  
故不覺衝口而出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蓋正明指造  
化之妙使人觸處見個天理呈露妙用顯行隨時隨處有  
以自得故下文即喫緊指點曰體物而不可遺其特與祭  
祀以明之者鬼神之妙無所不在無時不有觸着磕着都  
是但一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自洋洋乎如其上如在  
其左右故即引詩咏嘆之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說到此愈覺體物不遺之妙活潑潑地昭著流行有不  
可得而揜者故即指其實而言之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  
揜如此夫正見鬼神指其實而非實理欲學者隨時隨處存  
心體察而得其所所以不可離之實耳故朱子曰上下章自  
恁地說中間忽然插說鬼神一段在這裏也是鳶飛魚躍  
底意思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愚按鬼神本兼造化人  
心言之章句雖單說陰陽造化而或問則先舉鄭氏之釋  
祭義以人之魂魄為言而後及程張造化之說以廣其意  
夫魂魄固左氏所謂心之精爽也則誠字亦宜兼實理實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  
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

費隱包小大而言諸類問十二章論君子之道即人之  
所行言之故但及其費而隱自存此

章論鬼神之道。本人之所不見不聞而言。故先及其隱而後及於費。曰：鬼神之道，便是君子之道，非有二也。○  
胡氏曰：此前三章說費之小處，言日用之間，道無不在此。後二章說費之大處，言道之至近而放乎至遠，中間此一章以鬼神之微，顯明道之費隱，而包大小之義，所以發上章未發之蘊，而貫前後六章之旨，且為後文諸章之論誠張本也。○黃氏紹曰：對舉而並言之，則曰兼舉此以該彼，則曰包。十六章言費言隱，而不言小大，故曰兼費隱，包小大。二十章言小大，而不言費隱，故曰包費隱，兼小大。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故以孝德言之。○紹聞編：孝為

庸行之常，然舜之所以德為聖人者，在此所以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者，亦在此。皆非分外，皆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不是大孝。此章句所謂由則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今人多言德為聖人，則顯其親為聖人之親，尊為天子，則尊其親為天子之親，則又有四海則養其親，以備物之養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則又有以綿世澤於久遠，以此為大孝，却似將聖人之孝為有待於外了。蓋由不曾深玩全章之意，下文歷言皆以德為本是聖人之可以自盡者，德而已。其位其祿其名其壽，聖人何容心焉。而有是德，則是數者必歸之。所謂大德必受命者，非人強測度也。實天之理也。聖人之餘事也。大德受命，此聖人之極功，而舜之所以致之，亦曰孝而已矣。○凡子之所能為者，皆歸於親，如舜之德業，舜之遭際，豈人所敢與。然即如此，其盛豈是於分內有所加。舜只是於所本有者，能做得盡耳。故曰大孝。宣氏曰：書孟子論舜之孝，言孝之始，指事親之實也。中庸言孝之終，發明其功。用之大也。按此與總註意極合。○任翼聖曰：孝本庸德，孝至於舜，則德為聖人，而諸福因之畢集。本以孝之大而獲福之大，轉以福之大而成孝之大。其理反覆相因，但本節以大孝喚起下五句，總是孝之大，而德大福乃大意，即藏

其中至下節乃申明之看。下竟用故字直接可見也。按反覆相因意融入許氏大孝提綱下五句皆孝之目之說庶乎可通時解偏主其說者殊謬述朱闕之甚詳載總註下。蒙引宗廟饗之自是宗廟享舜之祭鄭氏謂舜享子孫之祭豈舜及身竟不饗先人耶。纂箋夏后之時猶封虞思虞遂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是為陳胡公章句以舜子孫不止此故以之屬二字該之。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

自此俱泛說者非也。下文乃漸說開去謂仍就舜身上說者亦非也。論中庸引言之意亦只作一樣子耳。故前二節是說舜後三節是推開通論事理而舜亦在其中。故字直接大德固是承德為聖人然在舜分上亦即指大孝而言。連下四必字即據舜之已然可見者。章句注舜年百有十歲單言壽而位祿名可知也。位祿即上節尊富而及饗保皆大

則又緣位祿而極言之亦猶上節言尊富而及饗保皆大畧舉似不必上下一一扭合。故以必得其名謂即指德為聖人者殊鑿。集解四其字緊貼大德有其德則有其福福皆德所自有得是得其自有者德既大則福亦大福與德適相稱得是得其相稱者。按疊下四句便隱然有惟德動天篤厚中重有加無已意。故下文亦竟用直接雖是拓開却只一片說去。此通章四箇故字六箇必字所以重重點醒愈復愈有味。須知子思引此意本不在說舜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

覆。輯畧言曰天之於萬物所以為吉凶之報莫非因其所自取植之同者加雨露之養則其未必盛茂植之不同者震風凌雨則其本先撥至於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皆因其材而栽者培傾者覆。語類問因材而篤曰是因材而加厚些子。按因材是合下栽傾加厚是專注培之蒙引謂覆之亦篤畢竟牽強。問舜之大德受敦復堂

命止是為善得福而已中庸知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也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是有物使之然但物在土中生氣湊泊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他若其氣已衰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箇物推倒他理自如此○永嘉薛氏曰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常若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今日大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與名壽聖賢何若是為必然之論而亦豈能盡取必於天哉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困學錄物之與天本同一氣其裁者則生意向盛與天地之氣相通傾則生意已絕與天地之氣不相連屬了章句氣至氣反其氣即在那物身上辨取或培或覆天實無心而隨物所宜自然成化○天道無私何有厚薄只為物材不同所受各別故覺有厚薄耳其實天只是培亦富有覆也以愚按但看春夏雨露秋冬霜雪或得之以長養或藉之以歛藏何一非培何一非覆然有承受得底有承受不得底便見得若者是培若者是覆其故在物不在天此所以為

因物付物○稍庸講義因者隨物付物物無所微皆於天  
天無所私厚於物不能強為必然而又不能故為不然一  
一適如其數以應之故曰因下  
節受祿受字與因字正相應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

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詩序嘉成王也詩傳假當依此作嘉憲

當依詩作顯申重也民以無位之民言人以有位之臣言

為天子自天申又總上三項言不惟及君子之身且及其子孫也○語類惟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仲舒曰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雖只是疊將來說然玩味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雙峯饒氏曰栽培傾覆只將天之生物喻天之眷聖人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是栽受祿保佑申之便是培○條辨上文言天必因材而

中庸章句本義疏義 卷三 三 敦復堂



篤故又引詩言君子有令德而自受祿于天以明大德之  
必得位祿名壽皆天之因材而篤也語意重令德憲憲正  
其可嘉可樂處宜民宜人乃令德之實也○有此令德安得  
不受祿于天此文所以又用直接○稻廬講義祿雖降  
自天而受之則存乎人其人苟無令德以為受祿之基天  
雖欲保之佑之命之申之不得也特因其可受而授之是  
天祿雖若難必而可受不可受則又未  
嘗不易必故申斷之曰大德必受命

###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輯畧伊川曰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

天之賦子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  
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  
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為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  
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永年世祚之福天承命常  
人之至於聖賢者皆此道也侯氏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  
尊富饗保孝之大也位祿名壽必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  
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自西夫而  
有天下裁者培之也桀自天子而為匹夫傾者覆之也天  
非為舜桀而存亡之也理固然也故曰大德必受命必言  
其可必也或問申之曰德為聖人固孔子之所以為裁者  
也至於位也祿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  
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未能及爾是所謂  
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為異說以汨之○陳氏曰聖人之生  
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是長盛時節  
堯舜稟氣清明故為聖人又得氣之高厚故得位得祿又  
得氣之長遠故得壽周衰以至春秋天地之大數已微雖  
孔子亦稟氣清明本根已栽植然適當氣數之衰雖培壅  
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蓋理之不得其常  
也○愚按大德受命中庸自是以常理論若孔子之窮顏  
子之夭則氣數之變又當別論每多牽合言之○正程子  
所謂淺狹之見也愚故第存其說之不甚糾結○新安  
陳氏曰必者決然之辭自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  
是常理之必然者末一句總結上文意  
愚按須結還大孝方是中庸引言微指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黃氏洵饒曰庸行之常即費之小推

之以極其至即費之大然非有以盡乎費之小則亦無以極乎費之大若無前三章道德不能做後三章事業

可見費之大也○述朱此章總註最明而時解多祖許

白雲說謂以德福兼隆而成大孝非以大孝而致德福

兼隆聚訟不已推其故以各節注中未有明文耳若以

總註入首節下各節俱可貫通去如孝即庸行之常也

大孝德為聖人及尊高饗保即推之以極其至也次節

目之也孝為庸行亦為庸德惟舜為大孝即為聖德亦

即為大德要云完得庸行之常下祿位名壽之必得亦

只完得推之必極其至意看說字承述只申說上文

畢集而成大德乎天之生物兩節一喻一証皆推本於

天而結之以大德受命無非大德之得天天命之不爽

大德仍是庸行之常必受命仍是推之以極其至始終

只是一意白文四故字只順文申釋故總註數語可了

時解正坐不會理會耳○要知百行之原莫先於孝舜

一生聖德固多而其彰明較著者莫如孝一見於堯典

再見於禹謨當時岳牧咸薦側陋升聞皆由於此史臣

贊舜即有濟哲文明溫恭允塞等語亦大槩言之其他

實蹟皆是攝相陟位後事故孟子極稱舜之大孝只在

盡事親之道而致瞽瞍底豫其未底豫以前即極貴為

天子富有四海無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方可解憂若

如時解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已成大孝儘可釋然何用

呼天號泣以求得親順親乎舜惟敦庸行而致德福兼

隆正是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愈見大孝之能格天

書所謂惟德動天則孝身分愈高學耆愈見庸行之不

可不務愈見道之用廣不可不推之以極其至何用異

說之紛紛○即下兩章文之無憂武周之達孝繼緒成

德享帝享親盡倫盡制亦只是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

教復堂

至故總註云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

仁之事也語類問無憂曰文王自公劉太王積功累仁至

舜大德而祿位名壽之必得亦是天道流行正得恰好處

耳○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皆舜堯舜子則朱均所以惟

文王為無憂○兼山郭氏曰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入

之言文王也○紹聞編舜之大德周家之世德皆聖人之

大業見道之用廣也言文王之事而稱其無憂者蓋以王

季為父凡積功累仁之事王季作之則文王述之可知以

武王為子凡順天應人之事武王述之則文王作之可知

文王之無憂者非一無所事之謂也言乎因循而無事

當為耳如湯之王業由身造而付之太甲則不能無憂

舜之受命文王之無憂皆聖人下時運之盛而為所當為

皆道也皆可以見道之用廣也○因學錄盡中庸之道者

聖人之所同而遭遇之盛則文王之所獨故無憂但以遇

言而其各能盡道處亦即於此可見○輯語此章言文武

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道之費者章句此言文王之事

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本自平分未嘗以文王為

主而下二節乃言子述也○兩以字兩之字皆指文王而

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

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

此言武王之事續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

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

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三山陳氏曰周家之業自太王遷岐從如歸市是時人心天意已肇為王之基武王一撥戎衣以有天下此蓋天命人心之極不得而辭者○蔡氏曰大王雖未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輯語續緒二字最易說壞不是武王不子便是太王王季文王不臣矣要之武王亦不願有天下者直是時至事起天人交迫莫之為而在後人觀之太王王季文王時已有有天下之勢至武王而集其成則以為續緒焉耳○困學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本自人人各盡其道如太王之肇基王季之其勤文王之服事武王之變伐各因其分所在時之所值而為其所當為未嘗有所私意規度父子祖孫陰相授受也然要而論之此各盡處正是天命所必然人心所同然處端緒歷然人人可見故曰續緒○輯語續緒專指翦商不得然却脫離不得肇基王迹兼德功而言即翦商亦言其理勢自然非圖謀神器也若欲避翦商之說而專指周家忠厚積德累仁而言則其緒直自后稷可以獨始於太王○史對不至無道武王終守侯服其緒緒未嘗不光大也此句另講到壹戎衣方說到有天下有天下亦不過續緒中時然而然耳○困學錄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以續緒言則周之前王世有顯名久矣至武王之身以聖人之德續前王之緒故顯名不失以有天下言則武王十三年以前原有顯名及至燹伐大商合乎天理當乎人情故顯名仍及身不失講章單接壹戎衣便生許多閒議論○語類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些等級不同曰看來也是有此意如堯舜與湯武真箇爭分教有等級只看聖人論韶武處便見○輯畧楊氏曰武王之武蓋聖人之不幸非其欲也然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者以其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也謂之不失與舜之必得異矣侯氏曰武王之有天下謀從衆而合天心是與舜之有天下不異也故尊富饗保易地皆然○困學錄尊富饗保舜與武自有異舜則諸福畢集武則規模頓殊不待較量於饗保之各別也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  
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未受命句只見得武王年已追老引起周公追王上祀之意。

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紂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

及於無窮也。集解成文武之德句是綱德從秉彜之性上專親之大錫類之仁皆天理人情之所

周公追王太王

○輯畧游氏曰武王於秦誓三篇稱文王為文考至

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為文王仍稱其祖為太王王季然則

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其不及太王王季

者以其未受命而其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

追王太王直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

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交遂

以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秦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

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殷

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

厥成爲文王受命之始也當六國時秦固以長雄天下

而周之位號微矣幸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衍

不救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逡巡於

獻帝之末而不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據一曰有理且武王

觀政於商而須假之五年非獨爲使然則文王已稱心則

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心則

名將安所歸乎此天下之大成故不得不辨○語類問追

敦復堂

王太王王季考之武成金縢禮記大傳疑武王時已追王  
 自武王時恐且是呼喚作王至周公制禮樂方行其事如  
 今奉土冊寶之類然無可証始闕之可也又問上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是周公制禮之時方行無疑曰禮家載祀先  
 王服袞冕祀先公服鷩冕鷩冕諸侯之服蓋雖上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然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但鷩冕七旒  
 十二玉與諸侯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也曰然○輯語太  
 先王之禮所謂本自當王上世禮法簡畧不增有此義例  
 王王季其功德之道上體天理下當人心而特創立此制  
 周公能盡中庸之道為萬世不易之大法不獨體贈文武孝  
 直從埋道上也蓋周家累世修德至太王王季文王其功  
 思尊崇其親也言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武王有天下皆  
 烈又大故上節德文王則武王已王之而制度未暇詳故  
 本此三世之功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太王王季本自宜  
 此言周公成文道行事後世不知此義以為天子必尊其  
 親上尊號亦附於周公之制而曹操司馬懿皆得與太王  
 王季並論豈不

有號而無謚則禮殺於文王蓋王述所由起與大綱以  
 集者不同先公有祀而無號則制畧於太王王季蓋世近  
 而功德大與世遠而功德淺者又不同可見禮制盡善處  
 ○四書通周公追王之禮特以義起古所無也須看章句  
 推字與及字推文武之意以及太王王季於是始行追王  
 之禮又推太王之意及組紉以至后稷於是祀以天子之  
 禮又推此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使各得以行喪祭之禮制  
 孝心上下融徹禮制上下通行此周公所以為達孝也制  
 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舊祭用生者之祿喪服  
 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也  
 及人也○集解斯禮承上祀而言貫至祭以大夫而此葬禮  
 及之也見周公盡倫盡制皆所以成文武之德○紹編  
 制為禮法以及天下通葬祭喪服而言○輯畧楊氏曰葬  
 不從死者是無臣而為有臣也祭不從生者是不以其所  
 以養事親也○存疑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祭用生者之  
 敦復堂

祿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皆得用生者之祿以祭其親也下特舉大夫士而言亦示其例耳若父為庶人子為士父為大夫士為諸侯之類可矣○輯畧呂氏曰侯子為大夫則支子不祭而自為小宗矣○輯畧呂氏曰期之喪有二正統之期為祖父母者也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大夫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也如旁親之期亦為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臣昆弟是也按此下論三年之喪當從載○語類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之意到周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期之喪天子諸侯絕義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中庸之意只是主為父母而言所以下句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問三年之喪父母之喪

穆后薨太子壽卒謂周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左氏說禮皆是周末衰亂不經之禮無足取者○說統期之喪達乎大夫二句是親不敵貴三年之喪四句是貴不敵親○象引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自上而達於下也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自下而達之於上也按三達字雖與下章達字意有別然其義未始不可相通

右第十八章

條辨上章總計謂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

述世德相承說雖武王之有天下不謂為繼緒雖周公之禮盡人情不過為成先德而已此所謂庸行之常也然一家世德相承而至於有天下之大順天下之情則推之以極其至為何如矣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

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輯畧呂氏曰此章言達孝所以為中庸武王周公所以稱達孝者能

成文王事。親之孝而已。游氏曰：夫孝，聖人之絕德也。達孝，天下之通道也。要其為人倫之至，則一也。故繼志述事之未，亦曰孝之至也。○集編人君以光祖宗，貽後嗣為孝。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江陵項氏曰：舜為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為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也。此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為訓。○紹聞編人，人不可以自盡，是曰達。孝，武周推一己之孝，以為天下法，是孝不獨在武周，而可通謂於天下也。○按章句承上章而言，則達孝自是承上章，倡歎而下，但上章實面入下節章句中，則本節尚為虛引。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

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

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愚按本節緊承達

一番正見武周之孝，所以達處故語勢雖似風開而意實相銜接。謂不粘武周說者非是。○孔疏人謂先人尚書武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是善繼人之事也。○愚按疏引二書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善述人之事也。○愚按疏引二書以繼述分屬武周，亦言其大繫耳。實則劃開不得，且纘緒而有天下，難以志事坐煞。文王只合從上節天下之人通謂之孝，見得武周因時起義為天下人心之所同。然此即先後聖同揆處，不然並無志事可憑。而曰善於繼述子孫，誣其祖宗，孰不可云先志乎。本文兩善字自合從上文達字體認，非以善繼善述為達孝善繼善述乃其所以達處。所志所事合乎天理，順乎人情，不必前人之道，非已為而莫非前人之所諒，其不得為此所謂時中之道，非止權宜通變之謂也。上章我衣纘緒成德，追王罔是繼述之大者。在本章却自指盡倫盡制重制禮上而制禮之所以能盡倫盡制處，須自纘緒成德來。故章句仍覆舉上章，然後及本章下文所制祭祀之禮，其理勢固自相因。而立言要各有當。○下文指本章下文交斷無置本章而指上章下文之纘祭祀之禮。春秋以下四節皆是也。○至述於上下舊以





春秋節為事神之謙照下敬所導以宗廟節為逮下之周  
照下愛所親義非不是而未為該備或以春秋節章句  
歷舉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謂祖廟既通  
於上下下面禮儀雖繁簡不同皆得隨分各盡竊謂士庶  
家儘有難通者况踐其位節結上文兩節繼志述事之意  
五其字章句皆指先王而言則於通於上下意不無矛盾  
至末節郊社禘嘗以為惟郊禘不得通行社嘗便可遍及  
於本文渾舉語氣亦難免破碎愚竊以謂只合從天子分  
上說不獨春秋三節照舊說自然融貫即未節上而事帝  
祀先下而治國如示諸掌何莫非通於上下實証春秋節  
章句祖廟云云特因天子廟制有不同於諸侯以下而連  
及之至宗器則但舉赤刀大訓之屬矣宗廟則專以天子  
之禮言矣斷不應泥此一項致下文節節難通問然則上  
章何以言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曰上章舉其  
概耳故復舉士大夫以見例本章就祭祀之禮詳言之且  
推之以極其至惟聖人為能饗惟孝子為能饗親通於  
神明光於四海此豈非天子分上事若推上  
及人只合以餘論及之作何願上章為件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  
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  
祭於寢鄭注上一廟謂諸侯之中上下士各曰官師者若  
上士則二廟○語類問官師一廟得祭父母而不及禮母  
乃不盡人情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又問今士  
庶家亦祭三代却是違理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不可謂之  
舊古所謂廟皆其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  
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止及禘却於禘廟并祭祖適士二廟  
祭祖祭禘皆不及高曾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  
大夫亦有始封之祖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  
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王制天子七廟諸侯大夫士  
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交大抵士  
皆止及其祖考○東陽許氏曰脩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  
廟只是灑掃整飭常使嚴潔之意

禮記王制卷三 敬復堂

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書顧命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

琬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東陽許氏曰顧命序所陳之寶西序東序外尚有列於西房東房者若亂之

舞衣大貝鼗鼓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章句下之屬二字則盡包上所陳者在其中○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

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

之以授尸也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

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賈疏先王之尸服裳冕時食四

先公之尸服鷩冕○新安陳氏曰授尸使神依焉時食四

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周禮天

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脯鱸膳膏臊秋行

犢麋膳膏腥冬行蠶羽膳膏醢行猶州也膳謂調和也調

膳之物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以獻也祭疏四時之食各

有其物以其所以奉諸人者薦諸神益以生事之也○說

說四時皆祭獨言春秋者錯舉以省文也○韞器楊氏曰

將祭必思其居處故廟則有司脩除之祧則守祧黜坐之

嚴祀事也宗器天府所藏是也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

類歷世寶之以傳後嗣祭則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

示能傳也裳衣守祧所藏是也祭則各以所遺衣服授尸

所以依神也時食若四之日獻羔祭非之類以生事之也

宮氏曰時食者四時之物如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是也

○困學錄春秋二節舊說分上節時祭下節禘祭曰非近

又謂二節專言禘祭亦非也此兩節皆當兼時祭禘祭大

禘大禘而言但上節兼言羣廟太廟下節則專言太廟耳

若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時祭且然豈

禘禘而反不然羣廟且然豈太廟而反不然四時之祭大

廟亦在其中既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又安

得而不咸在耶各廟之祭惟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

不得羣昭羣穆咸在若太廟則雖時祭而與祭者亦與禘

禘無異故下節當專屬太廟要之此亦經生說書強求的

實其實本文之意上節舉其祭祀之大畧下節則推言其

義以見其禮意之盡善只大凡說並無時祭禘祭禘祭之

說

敦復堂

分亦並無太廟羣廟之別章句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  
 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是據祭統成語特舉太廟以  
 爲例不是說在太廟與祭者便有昭穆餘廟便無也講章  
 拘泥聚訟紛紛總坐不得古人立言之意。四時之祭太  
 廟與羣廟所同禘祫之祭則惟太廟所獨蓋自時禘以上  
 皆遷主於太廟而合饗之羣廟皆無祭也。條辨看來春  
 秋節似於時祭爲切而宗廟節既云羣昭羣穆子姓咸在  
 則似非大禘之祭不可但時祭豈遂不序昭穆與序爵序  
 事等而禘祭又豈無修陳設薦等須知禘祭重而時祭輕  
 一春一秋尚必修陳設薦則禘祭時之嚴敬又當何如至  
 宗廟之禮自可該得時祭然惟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  
 咸在乃爲序昭穆之全而序爵序事更見周詳旅酬燕毛  
 愈見隆盛而時祭之禮大畧放此可知是春秋一條即輕  
 以明重宗廟一條即重以該輕可分看正可通看愚按條  
 辨尙稍泥於時祭禘祭之分取其通融互看足與困學錄  
 之指相發故併錄之要之此二節大意只在就祭祀之禮  
 見得武周當日儼恪著存錫類不置所以爲孝  
 之至處此爲古人立言之意不在縷析銖分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

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爲去聲

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

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輯畧呂氏曰宗廟之禮所

以序昭穆別人倫也親親之義也父爲昭子爲穆父親也  
 親者邇則不可不別也祖爲昭孫亦爲昭祖爲穆孫亦爲  
 穆祖尊也尊者遠則不嫌於無別也故孫可以爲王父尸  
 子不可以爲父尸此昭穆之別於尸者也有事於太廟子  
 姓兄弟亦以昭穆別之羣昭羣穆不失其倫凡賜爵昭與  
 昭齒穆與穆齒此昭穆之別於宗者也。四書通宗廟之  
 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亦所以序生者之昭穆王制所謂  
 三昭三穆死者之昭穆也祭統所謂羣昭羣穆生者之昭  
 穆也。趙氏真曰必以太廟言者惟祭太廟之時則衆廟  
 尸主皆來及助祭之時同宗父子皆至故羣昭羣穆咸在



課本

若餘廟之祭，惟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  
 羣昭羣穆咸在也。愚按：餘廟即高曾之後，便有昭穆，但不得  
 得云咸在耳。其所以序之者，一也。蒙引：所以序昭穆，全  
 主生者。章句：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是釋宗廟之禮原  
 生者，所以序昭穆之由。若死者之昭穆，則自其立廟時已  
 定矣。子孫亦以為序。言子孫亦以各其行，派如管蔡、郈霍  
 文之昭，邾晉、應韓武之穆。下文有事於太廟，云云，方是祭  
 時序昭穆。按此條最明析。○精言：廟制則昭左而穆右，合  
 享則昭北而穆南。其實南北即左右也。章句：故專以左右  
 為言。○困學錄：子孫昭穆之位，在堂下東階之東，此同姓  
 子孫之與祭，而不助祭者，故列於此。其面皆北向，而以前  
 後為班。守溪謂昭之子孫助祭於左，穆之子孫助祭於右。  
 而分列南北，未免鶻突。但愚按：所謂以前後為班者，當亦  
 是於東階之東，列左右兩行而分。前後非必昭後有穆，穆  
 後又有昭也。精言謂文之昭成之，昭同在左，而左之中自  
 有前後。武之穆康之穆同在右，而右之中亦自前後。此  
 似於章句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語意較分明。  
 ○禮記大傳上治祖禘，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

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此  
 敬宗收族，親親明倫，不必專向祭禮。昭穆制度，上考索○  
 困勉錄：宗廟即祖廟，可稱祖。亦可在故變文為宗廟之禮。  
 於祖廟之中，則列宗羣廟之主，皆在。故變文為宗廟之禮。  
 按此於本節得矣。但未節，宗廟之禮，爵公侯卿大夫也。外  
 當又另作何義，似不如困勉錄為渾。爵公侯卿大夫也。外  
 舉公侯以該伯子男內臣，舉卿大夫以該上中下士。○輯  
 畧：呂氏曰：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貴貴之  
 義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也。於穆  
 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諸臣之助祭者也。  
 楊氏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  
 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辨  
 貴賤也。愚按：楊氏援据祭統，交謂序爵之禮，乃正祭時賜  
 助祭者酒，大指亦不脫章句所云。公侯卿大夫，但以爵即  
 主玉爵，瑤爵散爵而言。則於義稍備。不如呂氏說之該渾。  
 并有援此謂兼同姓異姓，當獻酒時各隨其爵之尊卑，無  
 不以次而及者。尤屬支離。序昭穆辨貴賤，自合分同異姓  
 一主親親，一主貴貴，常說不可易。或又謂序昭穆中亦有  
 數復堂

數復堂

序爵此又當別論不必牽合至下文序事則同姓之人自  
 有堂上助祭者非是同姓只在阼階之下堂上助祭但有  
 異姓也○困勉錄辨貴賤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宗人之  
 貴中存賤以別尊卑也呂氏曰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  
 屬祝大祝小祝也○輯畧呂氏曰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  
 之事也尊賢之義也孰可以為宗而詔相孰可以為祝而  
 祝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楊氏曰玉幣交神明也裸鬯  
 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楊氏曰玉幣交神明也裸鬯  
 求神於幽也故天地不祿則玉幣尊於鬯也故太宰贊之  
 鬯則大宗伯涖之祿則又卑於鬯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  
 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  
 也○困勉錄序事言辨賢而不及否蓋禮諸侯歲貢士於  
 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此於禮其節此於樂而中  
 多者得與於祭非是不得與祭則與祭之士皆賢此辨賢  
 只是辨其材能欲用火不違其能非辨其賢不肖也○蒙  
 引序昭穆與序爵序事各不相混羣昭羣穆做一處序公  
 侯卿大夫異姓陪祭者又做一處序同姓旅衆也酬導飲  
 異姓執事者則各布列於其所司之位

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醵於其長而衆相酬

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

也○輯畧呂氏曰旅酬下為上者使賤者亦得申其敬也下  
 於其長以行旅酬於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也○語類問  
 如何是導飲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酬主人曰酬主人又自  
 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賓受  
 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舉按此參錄兩條問行旅酬時  
 祭事已畢否曰其大節目則已下亦尚有零碎禮數未竟  
 想必在飲福受胙之後○東陽許氏曰凡祭必立只必擇  
 賓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在堂下西階  
 之西祭則子孫兄弟咸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  
 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在堂下阼階之東有  
 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  
 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  
 奉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酬主人酌酒  
 敦復堂

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旅  
 衆也主人舉觶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  
 受之奠而未飲兄弟之子舉觶於最尊者也弟子導飲而  
 兄弟之後生也長兄弟者兄弟之導飲而  
 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解於阼階酌長兄弟而  
 弟西階前酬賓衆兄弟及賓交錯以徧執事者無不徧卒  
 飲者入爵於篚此旅酬之大畧也又賓弟子及兄弟之子  
 各舉觶於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觶  
 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賤者如此○我特牲饋食禮堂  
 之數謂之無算爵所以遠賤者如此○我特牲饋食禮堂  
 下設尊酬賓時主人洗觶酬賓奠於薦北賓取觶奠於薦  
 南至旅酬賓取觶酬長兄弟卽此薦南之奠解也又將行  
 旅酬兄弟弟子先舉觶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弟子奠  
 於薦南長兄弟奠於薦北至旅酬長兄弟奠解也據此旅  
 卽止弟子舉觶於其長者賓自川主人之解賓弟子不與  
 至無算爵賓弟子兄弟子方各舉觶於其長是旅  
 與無算爵木兩節事而章句統言之蓋必兼賓弟子之

耳想亦因天子諸侯祭禮散見禮文不可深考故援此見  
 其概言類中諸說止約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  
 畧言之說亦參差不一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

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輯畧呂氏曰燕毛者既祭而燕

也以髮色別長少而爲之序也祭則貴貴貴則尚爵燕  
 則親親親則尚齒其義一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貴  
 貴尊賢而已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一祭之間大經以正  
 至恩以宣天下之事盡矣○東陽許氏曰祭畢而燕今不  
 知其儀於楚茨之詩見其大意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然後  
 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章曰樂具入奏蓋祭時在廟燕  
 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所謂燕禮其可知之  
 彷彿若此○楚茨詩鼓鐘送尸下云備言燕私鄭注云祭  
 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  
 也○楚茨卒章朱傳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  
 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歌  
 詠雖異樂器則同也○按燕毛於睦族之中寓敬老之意  
 敦復堂

序齒昭與昭序穆與穆序不但別其輩行且以序其長幼  
藹然家人之誥也。四書通序爵所以貴賤者宜在所  
畧旅酬下為上賤者亦得以伸其敬矣序事所以賢賢老  
者若在所簡燕毛則於老者獨加敬矣禮意周浹如此

或問昭穆之制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

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

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

穆以次而南是也孫毓曰宗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有寢

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

而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

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

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

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

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

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

采子曰古者始祖之廟有夾室凡祧主皆藏於夾室按此

論諸侯五廟之制而昭穆之辨則通尊卑一例七廟九廟

皆可類推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

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

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

而北向采子曰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

向室西南隅為與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也主既在西壁下即須東向故行事

之際主人八戶西向致敬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前代

敦復堂

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為禘祭時言也。南向者取

其向也。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

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禘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

此左昭右穆北昭南穆之辨。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

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

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

之北廟。六世祧。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

七世祧。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

不動。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即昭

昭之數。朱子曰。儀禮所謂以其尸必以孫。朱子曰。古者立

坊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是也。尸必以孫。朱子曰。古者立

可以為祖。尸子不可為。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祭統曰。夫

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祭統曰。夫

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若武王謂文王為

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

以管蔡邲霍為文之昭。邲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

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文王於廟次

子為昭。武王於廟次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

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

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





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禘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

舉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朱子曰一昭一穆固

有定次而其自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於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惟四時之禘不

陳毀廟之主黃氏洵饒曰此四時之禘又曰三年禘五年禘左右為尊卑大禘則已毀皆陳廟制不以

左右為尊卑則高祖有時而在穆二世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

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

設位於曾之東也與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

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納新主示有

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

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書舜典受終於文祖大禹謨受命於

神宗商書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三宗謂太甲廟號太宗太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其詳今不

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所記又已有不同矣謂

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

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



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朱子曰歆謂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

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殷有三宗。雖其數之不同

周公舉之以告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

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

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

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

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祧。至昭王時。則王季祧。

武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亦皆且為五廟。而祧者藏於

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

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祧。

為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

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祧。而

為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

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

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

前通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

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為少不同耳。纂疏父昭子穆

有常數者禮也

祖功宗德無常法者義也周於三昭三穆外有文武之廟

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敦復堂

昨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曰然則諸儒與劉

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

采子曰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纂疏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

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為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有七廟矣故朱子以劉

歆說為是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

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

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

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夫子議父臣

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矣且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

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為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

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

定論也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

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

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

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為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

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複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

得為者矣諸侯之黜堊斲薶大夫有不得為者矣大夫之

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為矣曷為而不降哉獨門堂寢室之

合然後可名於官。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自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而以西為上者。何也。由西以次於東。此下論後世之失禮。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為禮畧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為一處。雖衍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尊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為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光武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梏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為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為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為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於我朝。而後都官別殿。前門後寢。始畧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



變不惟窮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嘆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譏孝惠之飾非原責叔孫通之舞禮禮儀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為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解畧官氏曰踐文王之位行文王之禮奏文王之樂敬文王之所尊愛文王之所親其所以事文王者如生如存故繼志述事上達乎祖此之謂達孝獨氏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况其所尊乎愛親者不敢惡於人况其所親乎困勉錄其指先王也或謂太王王季俱在內此不然此章論武周之孝自當主文王說○太王王季自在所尊內○吳氏程曰位是天子辟公對越神明之位禮如九禩九獻樂九變八佾時宜踐宜行宜奏即起先王於今日亦應如此王者建萬國親諸侯故臣庶亦曰所親○愚按五廟之與七廟廟制雖殊而孝子思親之心自一文王當日廟享禮儀武周親承之後特更加精密廣大耳然都是道理上合當如此其中盡倫盡制俱以一片精忱感格流露於幽明上下之間所尊所親屬文王可屬武周亦可致愛致敬謂武周得謂文王亦得總在大本大原上關通不在儀

文套數作兩 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

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升堂反諸其所作

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則所謂踐其

位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意○按章句分疏

死亡字義陳氏曰事死如生居喪時事亡如存葬祭時

事義非不允但本文承上五其字疊下二句極言武周當

日不以死亡事其親所謂致愛則存致慈則著著存不忘

乎心以是為孝之至不在屑屑銖分○雙峯饒氏曰孝之

至與達孝一也自其盡於已而言曰至孝自其稱於天下

而言曰達孝愚按惟其盡於已者無不至故其稱於天下

者無不通○孝之至也句語氣畧歇固是

結上文亦隱隱激起下節語了而意不了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

**郊社之禮帝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朱子曰周禮只說

土先儒說祭社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如用牲於

郊牛二乃社於新邑此乃明驗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

祭地此說却好○新安陳氏曰首句提郊與社則次句宜

兼言祀后土今不然乃省文○吳氏激曰冬至祀天於南

郊之園丘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此二禮相對惟天子

得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冬至祀天之外孟春祈

穀於郊亦於園丘五時兆帝則於四郊亦惟天子得行之

其他非時告天禮之重者則亦謂之郊禮之輕者則謂之

類言此非正郊也有類於郊焉耳地猶母也母親而不尊

故惟北郊方澤一祭為至重其次則祭地於社北郊之祭

天子所獨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天子之社謂之正

社諸侯謂之國社大夫士庶人謂之里社此皆正祭除正

祭外天子諸侯各因事告祭重者於社輕者但謂之宜言

此非正社之祭其禮與社祭相宜稱焉耳胡氏因不信周

禮但見他書皆以郊社對舉而言遂以為天子祭地亦只

祭社不知天子之尊所以異於諸侯者有方澤祭地之禮

敦復堂



下之詞與配不同。即大禘也。亦諸侯極尊之大祭。故下曰大夫有事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言大夫無禘有功德而君賜之。乃得禘及高祖。然云于禘者。謂非禮之常也。凡尊必兼卑。卑不得僭尊。故天子有禘。復有禘。大禘則合毀廟羣廟之主。祀於太廟。禘則止設所自出之虛位。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享不合羣主。序昭穆也。後人妄謂禘即為禘。皆合毀廟羣廟所異者。但天子多所自出之帝耳。此說非也。大傳明言以其祖配之。因設位在始祖廟中。故不復贅曰始祖耳。且配之云者。偶尊之辭。故郊祀正配以后稷。宗祀止配以文王。禘則祀魯而配以后稷。皆以一位謂之配。未有羣然眾列而云配者。或謂禘為大祭。不合羣主。似太簡寂。不知祭各有義。禘取尊遠。禘為大祭。不合羣主。之眾寡為大小也。○按郊禘之制。已畧如前所論。但本文大指乃是承上孝之至。而極言之。非如胡雲峯所云。上已結過。此又別是一意也。自事親而極之於事帝。自報本而極之於反始。一非與達孝相關。故兩所以宗用意。致為深遠。下更特與點出義字。禮必有義。對眾之五文。義緣孝前後脈一線穿成。

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

有詳畧耳。輯畧游氏曰祭祀之禮非精義不足究其說非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為能饗親為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要不過乎物而已。其於慶賞刑威為天下國家也。何有成王自謂予冲子夙夜必祀。此迂衡之要道也。楊氏曰推先王報本反始之義。與夫觀盥不薦。渙萃假有廟之象。則聖人所以自盡其心者。於是為至。非深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知之。如此則於治國乎何有。○按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蓋禮以義起。有禮必有義。若失其義。陳其數。一視史之事而已。故又申之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上文兩所以分明自有其義在。義者何。仁人孝子之用心。天理民彝之極。致天神格。人鬼享禮樂。刑政四達不悖。是之為善。繼善述是之為達。孝是之為時。中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舉而措之。如視諸掌。惟此義為已矣。故明乎以下不是重人能明之。乃正見武周禮意之廣大精微。以完孝字中。

中庸章句卷之五 禮意之廣大精微以完孝字中 敦復堂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三終

分量與首節隱隱貫輸神回氣合解此則知末句與論語問禘章文義雖同而用意自別不得以理無不明誠無不格徒作籠統語至胡雲峯謂不足於魯之郊禘非禮尤屬支離

右第十九章自大孝章以下皆言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到此越開拓越精深道之所以費而隱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三終

中庸章句本義匯參卷之四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

息

方版也策簡也黃氏曰木曰版竹曰簡版大簡小大事書於木版小事書於竹簡○葉氏曰策以衆

聯方一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輯畧曰葉氏而巳

武之政者以此道施之於為政而已有文武之心然後能

行文武之政無文武之心則徒法不能以自行侯氏曰文

武之政或舉或息繫乎人之存云若待文武興而舉之則曠千古而無善政也能由文武之道行文武之政是亦文

敦復堂

武而已。或問小註舉文武之政重大備意不重法祖意。  
愚按重法祖對照哀公重大備直注憲章文武。紹聞編  
政莫善於文武事則備於方策語其本只在於有其人不  
然則雖有政不行焉。其人則政其政矣。魯論記諸君  
大夫問政只是隨事告之。未有如此章之全者。其以繼於  
大舜文武周公之後不為無意。總注所謂以明其所傳之  
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者也。按章句人字雖兼君臣說  
而本文但言文武所重自在於君。故下文為政在人取人  
以身特與清出主從。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扶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

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

其易如此。按上節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兩則字內已暗藏

起為政在人。或問小註王政不是遠求速效。若夜思奮然圖治。便一時網舉。日張豈不是敏政。人道道字虛猶云人之為道也。敏夫政如地之為道也。敏所樹下二句又承敏樹而更舉其尤速者以狀之。見得文武之政至精至備。更非他政可比。第在得人。以舉之。上下相承。總是一意。故章句總結之。以其易如此。並非上截章句下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按上文人道包舉君臣。此承

為下面修身。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

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

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如何却說修道以

語類問仁亦是道如何却說修道以

仁且道是統說仁是切要底又且道者義理公共之名仁則直指人心親切之妙又問如此則這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下文如此說則此是偏言○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文集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一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元者天地生物之心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物之端倪也仁便是這意思

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居業錄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縱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久成弊政雖非良法得賢才行之亦救得一半人法兼善治道成矣○輯語全章重在脩身下面達道遠德九經明誠之理皆從第三節發源取人句不過因上文生來做過渡引子耳身不專為取人而修也又謂以身二字當活看兼修不修說應抄此却不然取人字既謂賢臣章句又於取人特下一則字正見得須有文武之君方能取整

不但取舍之明而已故以身二字正與坐然起下修字若謂身兼修不修豈人亦可兼賢不賢耶○兩學錄道即五達道置此身於君臣父子之間無不各得其理各盡其分而無所歉則道無不盡即身無不修故曰修身以道○五倫間若無有一段真實惻世之意流行貫注不容自己雖循規蹈矩做得來彬彬可觀要只是泥塑木雕世界故修道須以仁○以道以仁總說修身內事並無先後次第才說修身便當以道才說修身便當以仁逐層抽出立言語勢如此耳故章句言以括之曰仁其身○語類修道便是言上文修身之道自為政在人轉說將來修道以仁仁是築底處試商量如何伯豐言克去己私復此天理然後得其修曰固是然聖賢言仁字處便有箇溫厚慈祥之意帶箇愛底道理下文便言親親為大○紹聞編修道以仁當以後面經綸天下之大經肫肫其仁來照大經達道也肫肫其仁正所謂修道以仁也○按章句有君有臣政無不舉且將前三節作一小結下面便接仁字說去發明修身道理歷歷如數指上螺紋如

中庸章句本義

二

教復堂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  
等禮所生也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

味之可見和廬講義仁如何訓人此亦最易明白仁者天

解云指人身而言蒙引云夫人身豈頑然不知痛癢者哉

痛癢相關即是惻怛慈愛仁者痛癢相關之理人各惻世

慈愛之實也人身自頂至踵無尺寸之膚不愛則無尺寸

之膚不養此是為何一體故也聖人特以人訓仁使知一

體之義白親而民而物總一惻怛慈愛之意周流而無間

無彼此無遠近乍見孺子入井皆為怵惕惻隱此處曾有

絲毫物我之形不同是人即同是心血脈相貫呼吸相通

所謂仁者蓋如是也然何以不曰仁者身也身較呆人較

活蒙引亦云猶言活物語類以生字訓仁生自是上一

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如今真要自體然學

編程子嘗言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不可以公為仁也有

以公為心上玩味此言人字意可想朱子嘗言天地以生

在人心上中間包得許多生氣自是惻隱又言天地生人

物自是溫暖和煦方生此物這箇便是那愛那愛便是仁

所以人物得之無不有慈愛惻怛之心此則仁者人也

之正故渾然全具一天地之心而惻怛慈愛之意滿腔具

足故曰仁者人也存疑上言修身以道則仁貫乎五達

道矣然親親為大又是其切要處能仁其親則五達道一

以貫之故修道以仁必自親親做起親親為大非是以

親親與仁民愛物對乃是自親親與五達道對按親親

為大在本句自是指一本之親以其為身所自出良心之

發於此最真人道莫此為大即為一次節思修身不可以不

事親立案也下面親親之殺則自一本遞推之九族就親

親內較量不復與五達道比對矣至尊賢為大則自合渾

言留下等字地步不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語類宜

必定與親親一例

指事物

較復宜

當然之理道理宜如此。困學錄在物之則即在心之理。事至物來本各有所宜。而以吾心之理因物之分而分別。其所宜則事理得而吾心之理亦無不得。是之謂義。○按義以事之宜言則事理各有所宜是也。而云分別事理便自隱然有心之制在。如仁訓惻世慈愛而先之以具此生理。即隱然有心之德在。體用自不相離也。其曰尊賢為大以事言則賢自宜尊以心言則我自宜尊賢於此而不得其宜則賢否混淆是非倒置。一切事物更安有得其宜者。大字只合就宜字上較量。如蒙引存疑必欲牽合親親謂尊賢類以講明親親之道不獨預占下節且先將義字本分抹。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語類問修道以仁繼之以仁撥矣。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禮曰仁便有義如陽便有陰。親親之事尊賢義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節差等。這便是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北溪陳氏曰親親則有隆殺二年與期功總麻是也。尊賢亦有等級。如大賢為首。小賢為次。賢為首。不賢為次。是也。○隆殺等級便有節文。而禮生乎其間矣。禮所以節文斯二者使無過不及之患。○按禮所生句或云禮生等殺或云等殺生禮或又云等殺即禮看來謂禮生等殺者外讀下節章句當自知。雙峯等殺是人事禮是天理之說之為倒寘也。謂等殺即禮者混本文所生二字直有無一般是不解朱子其中自有箇差等便是禮之尚多含蓄也。謂等殺生禮者差得之然又須知等殺是天理禮是天說之節文此理本自易明。只緣本句為下節天宇立案難說。節文尚屬天理之自然。未說到人事上去。須就等殺中見得有自然之節文而入所不容自己者。則大字大指已攝而所生二字亦不致落空。若竟說節文之則又不免畫蛇添足。○困學錄仁者人也。節按上修道以仁一氣直鋪出來。從仁說義從仁義說禮。意實歸注禮上以為下文知天起本。然其語氣却只因支帶葉散。說去並不須牽搭。說蒙引存疑不會此旨。遂添多少支離。○輯語仁者節但虛虛分疏仁義禮之理如此。下節乃講仁義禮之相因而合義禮智以成仁。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  
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

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集解上文自為政在人二節

貝到此乃暗承為政用人特筆提起修身挈清要領次第已

之一齊收拾上完仁字下起習字直為後交明善誠身張

本○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為大親親是仁之

切處不能事親則於良心之真切者先差此身更何以盡

事親即脩身而脩身自不可以不事親非以欲盡親親之仁

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輯畧伊川曰不知人則所

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語類

知人只如知人則哲之知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

思欲事親更要知人若不好底人與他處豈不為親之累

○輯語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須從仁義交關道

理上看則明通開闢若坐煞親人二字於事機上說說來

便多隔闕○愚按為人子者習與正人是不獨講明義理

兼以涵養性情其和平淑慎自有流露於悅親養志而不

自知者習與不正人居則戾氣薰蒸定見端於骨肉此知

人之所以有益於事親而非必事親之專藉知人也總之

致另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語類

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

以不知天日此處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然修身得力處

却是知天知天是知至物格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

敦復堂

事也定。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知天是知天道。三山陳氏曰。事親知人。而等殺不明。不知天理者也。書曰。天秩有禮。故又當知天。所謂秩。卽等殺也。愚按。天以理言。是仁義禮總會。本文草黏屬知人。以上面一路。側透語勢。不得不爾。實則以之事親而事親之理。在。以之知人。而。知人之理。在。故章句等殺兼承便隱然見得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君子所以修身修道者。不可不探原於此矣。○韓語。仁者兩節。總完得修道以仁一句。上節從仁字中推出道理。如此下節從修字中推出工夫。當如此推。道理節節生來。故工夫須層層完備。方完得箇仁字。故曰。此節倒看。統言只一仁分。而爲二。則爲仁義再分。而爲四。則有仁義禮智。其中有對待。有相生。有附麗。而合之原。只一箇仁。明此則注中兩又當意躍然矣。○何以謂之倒看也。修身是箇大本。不止一事。親便了。但脩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爲大。則事親身所最切也。有仁必須有義。不是知人便了。却事親到知天。是親與人盡頭。固不止爲知人。而知天然亦只了得箇知字。脩字工夫。正有在故注中。兩又當字最宜玩。只爲一箇脩身。節節推出。又須得如此。又須得如此。故曰。倒看也。○按章句於本文上兩不可。不則仍之於下。兩不可。不則以兩又當代之。此於語意自微有區分。但知天與知人。又難作一例看。此須善會。○和廬講義。此節就上文一推原。其所以然。自有此層次。其實修身也。事親也。知人也。總少知天。不得而知天也。知人也。事親也。皆所以修身也。工夫並頭做去。非做了件才再做一件。只看四不可。不原是一套說。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卽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集解〕上文言修身以道道字却未曾指實故與言天下之

達道五言修道以仁則仁固所以行此道者然必先明乎

理而又能體此而自強不息統言之只是仁而析言之

則仁有與為始有與為終故曰所以行之者三○變峯饒

氏曰天下之達道五便是脩身之道天下之達德三便是

事親之仁知天之智只添得箇勇字按勇即貫於仁智之

中亦非分外添出○困學錄問首章以中節之和為達道

此又以君臣父子五者為達道道豈有二乎曰中節之和

是以性之所具者言也君臣父子五者是以身之所接者

言也○馬按身之所接與性之所具亦本無二理即此中節

之和施於君臣父子五者之間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

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其為天下之達道其目雖殊

其原一也○蒙引不曰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而只曰君臣

父子蓋有君臣必有所以為君臣者有父子必有所以為

父子者所謂有物有則也可見人外無道所以修身必以

道○朋友獨加之交二字蓋朋友以相交而成交則為朋

友無交則不在朋友之列矣○按交乃所謂德業相成性命

相與者故與君臣父子同列五倫之中非泛然識面而已

○輯語五者無論衰亂之時暴棄之人必不能離即匪

類異物無此五者亦不可以生成故曰天下之達道

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

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輯畧伊川曰大凡於道擇之則

在乎勇人之於道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需類知

在平勇人之於道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需類知

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仁智了不是勇便

行不到頭○按三此字即指達道而言但本位尚是虛列

三項各自點明達德至所以行之實面自有末句在○行

道而有得於心之德而此處德字知是指人本來之德

性而言故為天下古今之所同得其在大知大仁大勇之

為得此理固不待言即凡一隙之明一念之無私一息一

之發憤亦是人性中本自有此理在故曰天下之達德一

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

中庸章句卷之四 課本 教復堂



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閒之而德非其德矣。輯畧明道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張子曰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宮氏曰雖有共行之道必知之體之勉之然後可行雖知之體之勉之不一於誠則有時而息○集編道雖人所共由然其智不足以及之則君當仁臣當敬之類未必不昧其所以然智及之而仁不能守仁守之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致蔑天常敗人紀者多矣德雖人所同得然或不誠而勉強矯飾則智出於術數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強暴而無妄是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真實而仁則道自此體矣勇是實勇則道自此強矣三者皆真實而三者才實道便自行不是既實後方去行道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朱子曰知仁勇是誠底事

誠是行時真實底心○愚按節首明說所以行之者三未却先點清三者而云所以行之者一所以行之者三未而言試看天下人誰是不行達道者才行便似脫不開智仁勇然究竟不成箇君臣不成箇父子不成箇夫婦昆弟朋友只為不會誠則原不曾智仁勇可見離五無從見三離三無從見一然不有一則且無所為三又何所為五一是實心三是實理五是實事一實則俱實所以索性說行之者一非於三者之外別有一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之一也強上聲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知之謂知其理行之謂行其事與上節章句三此字一般不得空說義理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知之透徹行之成功便是



勇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如舜之學知利行者

仁也如顏子之困知勉行者勇也如後文百倍其功是

也○四書通以其分而言是說知行之屬有先後以其等

而言是說氣質之屬有高下至於知之成功而一其氣

質之不一惟見其天命之本一矣知行之不可不勇如此

○語類問諸說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智先生

獨反是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中庸說知

仁勇意思自別生知安行便是仁在智中學知利行便是

仁在智外既是生知必能安行所以謂仁在智中若是學

知便是知得淺些了須是力行方始至仁處所以謂仁在

智外○更氏伯璿曰詳分字等字是從理氣上分別出來

分是性分之分是性中所具之理有此三者之分所以見

之於用而各有所屬知屬智行屬仁強於知行屬勇以

稟之氣不齊故資質有高下之等所以

而主智次等則以行為重而主仁下等則以強於知行為

重而主勇以等言如孟子凡五等四等之等主氣言也按

兩說以分為主等即分中之等也以分言似大義已了必

復以其等言者直意注意末人一已百人十已下以困知

勉行為勇之事是朱子用意微密處○說統困知非因困

後求知是用困底工夫而知照學利勉強俱在工夫上說

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

賦質駁多純少未能利行且須勉強力而為之故曰勉  
行此又其次等入地位也凡此皆其氣質之不同者然本  
然之性無有不善或生知或學知或困知及已知處則一  
般或安行或利行或勉行及其行之成功則一般至此為  
能復其本然之初矣○困學錄若使知仁勇非人性所同  
得則雖極其困勉之功何由能至其所以卒至於知之  
成功一者正以此理之在人本未嘗有所欠缺也○愚按  
三或字看似平鋪又看似一氣疊下實乃逐層疊折出之  
不但學利困勉與生安異即困勉亦與學利異節節為及  
其二字蓄勢反敲也到得及其知之及其成功一真  
令人踴躍惟怯夢者頓醒仆者頓起蒙引存疑  
謂只是從上而評斷之辭生氣索然欲盡矣  
呂氏曰所

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

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

之所以不明不行也蒙引不分三等則下等之人望上等

不說知之成則一則下等之人將以上等之人為終不  
可及而自阻矣聖人之言化工也○輯語聖人望人主意

在困知勉行觀結處愚明柔強可見蓋平人資稟不過至  
愚柔而極然加功困勉則知之成功可一至此直無可推

諉處今天下多聰明好氣質人只坐無志氣便都為流  
俗所壞不愚而終於愚不柔而卒於柔可哀可惜也

或問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

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

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

弗也此人之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者

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

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

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  
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  
衡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  
力矯強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雜天理幾亡久而後能  
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  
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

焉亦復其初而已矣輯畧伊川曰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  
理義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

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郊子何害於孔子  
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  
知者始得呂氏曰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  
也

有三人焉皆有目以別乎衆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  
箔之下一居乎廣庭之中三人所見皆明各異豈目不同  
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耳凡學者所以解蔽去惑故生知  
困知學知及其知之一也安得不貴於學乎○語類便是  
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底工夫况是困知勉  
行底資質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  
好近乎知之知

並夫

聲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

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語類上既言達德之名恐  
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

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  
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欠如此此是下學工夫故章句云  
三近者勇之次也相近處有地步有工夫又有層級○按  
上節章句以知之一成功一為勇是工夫業已做徹此節



三近尚是入手時事故以為勇之次不獨困勉即學利亦  
雖不得此三項但就困勉說則語意尤為顯切耳蒙引存  
疑乃謂又是困勉下一等入殊少位置○困學錄既說過  
知之一成功一矣又說三近似寬放一步以引進下學須  
知聖人喫緊為人其寬放一步正鞭緊一步使其及呂氏  
乎達德而後已○惟達故能近惟近故可終歸於一呂氏

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

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

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語類知則致知工夫多仁則力

平仁意自可見○三山陳氏曰所謂力行足以忘私者蓋

世之怠惰不為者皆所以自便其所欲故曰私○語類知

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

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既恥為鄉人進學安得不勇

○四書通達德自是入人所同得之理而此復以其近者言

之誘人之進也此雖昏者之極亦未有不進者但患無

恥耳周子曰必有恥則可教侯氏曰知恥非勇也無恥之

若人則勇矣嗚呼今之學者一何悠悠如此豈非無恥之

甚哉○相廬講義學非博聞強記之謂博聞強記非智也

除了格物聖道更無第二樣致知工夫讀這句書窮這句

理遇這件物窮這件理才明彼即曉此豈不是近然但作

輟無常終不濟事須是全副精神放在這裏覺得曲間趣

味別無似此更不一刻間斷更不毫滲漏近者心光自

然所在透發今人動談於質之不明而不自覺其學之不

好不知天下事憑他鈍漢才好未有不轉後者○字知字  
俱極着力仁只是欲去理存而其間消長之機全憑力量  
如何種種所事總須一力拚上前去居處恭謹事敬與人  
忠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此處非有一夫當關萬  
夫莫開之力不辦周子曰人不幸無取微來心重底人  
最可取今人所以沒造就者病只坐甘為人下看得別人  
百般好處都是應該底我百般不好處也都是應該底終  
其身懵懵懂懂痿痺頭鈍更成得甚人若忠應該底終  
人便勝我毫釐不啻市朝之變但世間亦有自恥智不若  
人仁不若人然而浮游鬻鬻旋起旋滅算不得恥故又着

善知字要。使靈明常炯自然。打昏不過。安得悠悠。忽忽過。是也。惟仁者為能力行如孔子之聖。不願不倦。是也。惟勇者為能知恥如湯天錫之勇。檢身若不及。是也。而不足。於智仁勇三者。又却從好學力行。知恥以。上。來。蒸。同。是。這。條。路。上。事。一。則。由。源。以。達。委。一。則。由。委。以。源。惟。其。原。有。是。智。仁。勇。之。德。故。能。從。此。好。學。力。行。知。恥。以。歸。於。智。仁。勇。所。以。謂。大。下。之。達。德。按。此。好。學。力。行。知。恥。以。歸。於。智。仁。勇。學。所。行。所。取。更。須。貼。切。這。道。方。與。章。脈。理。相。入。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已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

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者則知氣質可變不肯以凡近自安一心向裏義理自不從外得故曰則知所以修身既理會得已身則人已一理所以施之舉措刑賞之間而處之當者在此至天下國家則盡乎人而亦不出知仁勇之理由近可以推遠所以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者亦只在此。相廬講義治人治天下國家與修身本無二理修身只是修道學者何學此五達道也行者何行此五達道也恥者何恥此五達道也近實則便是智仁勇即此而道自無不修所以修身只斯所以治天下國家只斯三者以行五達道也無兩箇知道也兩箇所以首句知字煞甚着力須是十分辨箇實心便從脚下剗住刻下奮起去做別骨剔髓工夫方是知斯三者若空空講究縱極透徹何益絲毫。按九經亦不外五達道本節一知則無不知亦只是修身真知實踐以知仁勇舉而措之故為結上起下講章以上屬入存下為政舉固為回顧章首畫開界限然大勢却只是一片說去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孔疏此夫子為哀公說治天下國家之道有九種。常行之事也。廣平游氏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

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輯語九經經字乃經常之經。非經傳之經與五達道三達德同例。皆孔子之言。先自舉

成數而後詳條。甘復詳效事非別有經文而孔子述之也。如以日字為成語則前達道節亦豈可以君臣父子為成

語耶。語類論天下之事固不止此九件。此舉其常行而不可易者亦大槩如此說。然其大者亦不出此。問呂氏

以有此九者皆德懷之事而刑不與焉。豈以刑則無刑不可常行而不及之歟。日也不消如此說。若說不及刑則禮

樂亦不及此。只是言其大者而禮樂刑政固已行乎其間矣。存疑前而許多說話皆是為修身而設也。後面許多

說話所是白修身而推也。故上文說達道達德而結以修身此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始於修身。蒙以下交既

有大臣又有羣臣而此先云尊賢者非臣之謂正體謂書所謂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為師則不臣者也。

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四書通羣

臣相去疎遠休戚不相知必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可。卑庶民相去尤遠休戚愈不可知必如父母之愛其子

則可耳。體字子字皆心誠求之者也。按音句設字尤有味。察其心須是設身處地方察得真切。柔遠人所

謂無忘賓旅者也。陳氏曰遠人非四夷乃商賈賓旅皆是。離家鄉而來須寬恤之。此列九

經之目也。困學錄玩九經可想大聖人天下一家中國一

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

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

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

教復堂

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  
 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  
 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蒙引呂氏必親師取友  
 尊賢了方去修身。修身元在先。必尊賢以資講明。然後修  
 身之道方日進耳。輯畧問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何也。  
 伊川曰。道孰先於親親。然不先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  
 集解。親親以下由家而朝廷。而國而天下。次序自是秩然。  
 大臣分尊。不可喪。故言敬百工。不盡出我國。故招之使來。  
 相廬講義。先儒於九經。日中又推箇序來。蓋惡行之者  
 襍施不順。究亦無由得達。故須從頭一一做去。然亦只就  
 統體說。非謂完了身之事。然後及於家。完了家之事。然後  
 及朝廷也。輯畧大匠作室。就壁阿闔。而梁棟椽榑。楹桷  
 居揆。無不脩。其顧其闕。先後次第。更一毫紊。序不得由。是  
 做而為之。雖建阿房。柏梁。可以不失尺寸。九經是夫。  
 子絕好一幅畫壁。闔自有字。出以來。合下便須如此。

或問九經不同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

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

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

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之至。然後有以

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集解九件中修身尊賢親親三件

推之。故九件其實總有三件。是已說過。底下六件。即此三件而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

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

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和盧講義時君徂於逸欲不能自奮哀  
 覺其事之可為不然未有不畏難苟止者所以前而先說  
 知之。一成功。一然後說三近。與此同一機括。○精言此下  
 三節由效說到事由事說到誠正。一步步備接。向裏謂散  
 動哀公尚屬纖小之見。恩按此論極允。然前一條意亦不  
 可抹殺。○九則字須是上半。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  
 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  
 皆於吾身取則也。按修身則道立。所立即其所修道成於  
 已。是立之質在君身。可為民表。是立之象在民。眼朱相廬  
 云。立也者非立其獨知獨能之道。而以我為天下準。乃立  
 其共知共能之道。而以我為天下先。所以為皇建其有極  
 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  
 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存疑尊賢主於講明  
 此是講學事未肯改

事如今經。雖日講一般。故言不疑於理。敬大臣則委之以  
 政。如今九卿分治一般。故言不迷於事。○蒙引自先事講  
 明而言。謂之理自臨時區處而言。則謂之事。○愚按尊賢  
 不獨藉以講明。即其尊帥重友。氣志清明。自然義理昭著。  
 安得有所疑惑。○翼註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若聚訟盈庭  
 處事焉。得不眩。故小臣不得以間之。最說得好。○輯語敬  
 不止是信任能敬。則君心一而信任專。志清明而邪不入。  
 故臨事不迷眩。○按前親親為大。自合單主一本之親親  
 親之殺。則自一本遞推之。九族矣。至九經內親親。則又單  
 主九族之親。此不怨之效。所以屬之諸父昆弟也。○柏廬  
 講義禮字即體字。所以體之者禮而已矣。在羣臣不敢期  
 其過在人主。必無為其不及。忠信禮之心也。重祿禮之交  
 也。○徐辨俊秀以上固皆曰士。然此處則指已服官者言。  
 自大夫而下。士中士下士。分布庶位。皆羣臣也。其官職  
 則賢士也。○顧氏且報禮重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  
 心也。百姓勤君待民如子。則民愛君如父母。庶民子來。是  
 也。○翼註報禮重只是盡職上見。百來百工。則通功易事。  
 姓勤如有力者。趨事有財者。樂輸。

農未相資故財用足。語類既有倚國家則百工所為皆少

豈不足以足財用乎。如織紝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

皿之類。○雙峯饒氏曰財用是兩字。財是貨財。用是器用

即如農夫之耕農器。缺一不可。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

贍用。推此可見農未相資。則上下俱足。○翼註章句農未

相資。重在農資於未。用兼國用民用。柔遠人則天下之旅

亦不必專主農。章句特舉以見例也。

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和廬講義遠人雖來自四

賓旅願出其塗。仁聲所暨。即四方之不為賓旅者。喁喁然

亦皆嚮風慕義有來歸之意。拔遠人兼賓旅。章句旅字蓋

泛言行旅不獨指商旅而言。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

廣矣。故曰天下畏之。蒙引懷諸侯本是德乃曰天下畏之

者。廣下句自上句而生。以德服人則心悅誠服自有不威

之威。是威生於德也。畏非畏威懼討。是畏不義以負上所

謂德威惟畏也。若小邦懷其德大邦畏其力。是德力對論

與此不同。○輯語天子諸侯原從天下生來。其事本乎天

理而權勢亦即在其中。以上臨下。出於仁。以下奉上。出於

義。上仁則下義。故懷畏相應如此。其實懷中具振肅之用。

畏中得忠愛之情。理勢未嘗相離也。天下二字所該者。廣

仍指諸侯不得單指人民不得凡四夷遠荒來享來王者。

皆是。即畏亦不是以勢鎮壓。諸侯懷德畏威。臣民守禮奉

法。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天下孰敢不欽心哉。志故曰天子

有道守在四夷。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

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

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

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



兩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敘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

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此言九經之事也北溪陳氏曰九經之事是做工夫處按九所以皆着力字是道理上合當如此

齊齊其思慮明明潔其心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內外交相養也齊明盛服是靜而未應接之時以禮而動是動而已應接之時動靜交相養也如此所以修身

相慮講義齊明無二體只一戒謹恐懼自然整齊自然明潔正乎中必能飭於外而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故又要盛服古人雖獨居燕處大暑隆冬輒整衣冠危坐終日良以此也非禮不動即是齊明發見處但才隨物轉動便差

此時齊明心體亦復安在故動之一字路頭煞濶防範嚴

人主無好讒言之理讒言能移易主聽墮其術而不居色貨則好者多也真尚德者必無嗜欲多嗜欲者必難

進德故須截斷各項路徑方能一心向德上去邪正不容兩立賢者但看人主邪正念頭不分明白然不樂為用難

道必待其錯我於市。讒色貨三者皆所以退君子者也而讒為首彼其攻擊君子本不遺餘力而女寵言利之徒

皆其所藉以蠱惑君志交起而擊排之賢者豈復能一日安於其國故去讒去字甚力有與賢者不並存之勢較遠

幾不同。諸父昆弟誼聯一本本有天性至樂又况天子諸侯崇高富厚其樂宜莫踰焉然偏猜忌易起既害嘗烈

只由重富貴而輕恩義地嫌勢逼不勝篡奪慮也先王不惟尊位重祿又同好惡尊位是親之欲其貴重祿是愛之

欲其富然此則大權在君爵賞非難又義分不得不爾須是方寸之內真有痛癢關切無分彼此者不見親愛之篤

蓋至同好同惡藹若家人依依至性則猜嫌何自而生起既害何自而生所以勸親之親於我者至矣

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

優之者如此輯語大臣之功在不眩自有職業在庶司之上必其體優榮乃得盡其道官盛任使專主

中庸章句卷之五 六 課本 敦復堂

尊敬義官乃大臣使令之官非內外庶司也。按東陽許氏謂前言敬大臣則不眩是專任意後言官盛任使是優崇意其義不可一塗取不知惟其優崇是以專任若徒忠專任而禮有不優并使身親勞辱之事豈所以勸大臣忠

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

上者如此也。紹聞編何謂忠信臣以君為心君以臣為體其相與無非實者必有此而後上之意通於

下下之情通於上臣之願忠於上者得以自効不然雖重祿亦虛糜之而不足以展布矣重祿蓋中關一事士固非

待此後勸然而君之所以恤其私者則當無所不至耳豈使之勞於王事而復有仰事俯育之憂哉。說統分卑則

勢隔而情不通官小則祿薄無以養廉忠信則既無疑畏之慮重祿又無內顧之咎自然盡心盡力。時使謂不以

非時使所以不盡人之力薄俸謂不以額既讀曰餼餼粟外斂所以不盡人之財正是恤之如子處

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

也。周禮天官官正稽其功緒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孔疏餼食祿稟也謂稍給之出物有漸之謂也。語類餼餼

餼也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稟即廩給折送錢之類是也。紹聞編周禮稟人主弓弩箭矢考其弓弩即所謂省

試也上下其食即所謂稱事也春獻素秋獻成書其工之工拙高下之等以制其饗食情者勉而能者勸。按省者

省其勤惰試者試其工拙言稟人則百工可推矣箭幹曰稟陳氏曰食必與事相稱有功不可負無功不可濫往

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語類遠人來

以授之過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給過所是也。東陽許氏曰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

以路節達四方送逆及疆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此皆授節送往之事也

夏官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龜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

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里委積以待賓客野鄙

委積以待羈旅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  
 聚待羈旅又懷方氏治委積館舍飲食此皆委積迎來之  
 事也以故先王之世人行千里如在其家○稍廬講義送  
 迎就往來者言嘉於專就游士之托處者言不能者無長  
 可效便棄而不錄是豈王者物各得所之政故於之須別  
 善與他安於○輯畧呂氏曰遠人惟可以柔道朝謂諸侯  
 馭之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皆以柔道也

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

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輯畧呂氏曰繼

絕世無後者為之立後也舉廢國已滅者復之也治亂以  
 道正之也持危以力助之也朝聘以時所以繼好也厚往

薄來燕賜多而納貢寡也○纂箋此年每年也小聘曰問  
 大夫三介大聘卿五介朝則君自行然此禮晉霸時所制

也春秋傳昭三年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  
 聘五歲朝則此乃霸者令諸侯事已卑記以為諸侯之事

天子則誤矣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  
 服各以其服數來朝虞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官六

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  
 於方岳大朝黜陟禮書周官之制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

朝因朝以入貢則遠者不疏邇者不數不疏者不至於懈  
 不數者不至於罷○柏廬講義繼絕舉廢是錄其祖德之

貽於先治亂持危是憂其世緒之墜於後朝聘二句是卹  
 其財力之詘於當身真箇懷得周至以時雖兼不疏不數

不數意重○讀此節書最要見得世人色色等等無箇不  
 在先王念慮中轉轉旋轉真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或問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

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

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

不違所以為修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

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

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故去讒

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

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

惡所以為勸親親之道也問親親而不曰任之以事者何

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

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

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

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

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

惟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士而無官焉則

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按此條並載或問因其發聖人

言外之指故列之小註以便與本義參觀餘做此

大臣

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眾盛足任

令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問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

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

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曄所謂如賢嫉能御下

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

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

此義而能以修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

中庸章句

卷四

三

敦復堂

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

重祿。所以為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

時使薄斂。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

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

能者勸矣。為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

授任。以嘉其善。不强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

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問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為無忘賓。舊說以為蕃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能適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

尤愚所謂授節委積者。比長遺人。懷方氏之官掌之。於經有明文耶。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

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

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置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

力。以蕃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

也。輯畧楊氏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雖法。度彰明。無誠心以行之。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

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四。書通。修身不實。則欲得以聞。理尊賢不實。則邪得以聞。正。親親不實。則疎得以聞。親推之莫不皆然。輯註下節。豫。字正。豫此一。而注云。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原雙承。

敦復堂

敦復堂

兩也而言前。也是修身之一。此一也是治人之一。行有兩層。只此一。按聖人於此章每說到頭緒繁多處。輒下提綱語。日所以行之者一。蓋天下事莫非實理。實理非實心不行。憑他千頭萬緒。總離這箇一不得。一是在內中做。一骨子。故日不誠無物。又日道不虛行。兩箇一也。正併歸一路。為下明善誠身張本。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

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劫反 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

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語類問

則立以下四句只是泛舉四事或是包道德九經之屬日 凡事豫

上文言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凡為天下國家有 九經所

素定是指先立乎誠可知中庸方言所以行之者一不應 忽

推開說亦可然細思即言事行道亦離不知道德九經則 章句

說過一是一誠豫即誠之功便須把後面擇善固執許多 條目

何是從此至未通段綱領。言事行道雖分四項前定則 一亦

豫字者誤舍却誠更豫簡捷若謂前定四句不干誠字只明 如何

其煩亦與誠字恰相背馳。語類言前定何私不推不勝 空也

字推此於事行道可知矣。和虛講義道理素具於胸中 循着

者必有言正以此也事之奇變不測似乎得來困我然變 於事

獨事後內身謂之行行有不謹人或不知知亦未必見罪 最

是是不好過處無如世人但苦受病不善治病必講之有 教



素持之有恆無纖毫過差則不疚矣道本不窮窮豈是道  
然不誠則無本無本則安能左右有泛應而不窮。按  
道前定句語類云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於理固然  
味本文語勢四則字只是平鋪疊下。或問小註先立乎  
誠則無不豫矣非謂豫養誠也。困學錄豫字之義從凡  
事言則凡事皆須先立乎誠能先立乎誠則實心素存實  
理素具而德可修道可行經可舉從誠而言則誠身又須  
先明乎善然後身可得而誠而道德九經舉而措之裕如  
兼此兩端豫字之義乃備講家或以爲豫即誠或以爲  
豫非誠必豫乎誠都只見得一面。按凡事豫則立之  
以凡事言也章句先立乎誠之立則又以誠言也助得兩  
立字一而二二而一則豫字之義乃徹。如下文所推即  
指本節言事行道說故下節章句云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

或問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  
而不躓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

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

爲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

輯畧游氏曰豫者前定之謂也惟至誠爲能定惟前定爲能應

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成以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誠  
定之效如此故繼九經言之張子曰事豫則立必有教以  
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  
斯和矣按張子乃預透明善而言豫字中亦暗藏此意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  
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  
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  
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

困學錄只隨舉在下位者推言先立乎誠是說

箇豫字。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

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

知至善之所在也。語類反諸身是反求諸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以孝須是實有此孝

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言事行道皆欲先立於其初則不踏不困不疾不窮斯

有必然之驗故自不獲乎上不信乎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誠為此章之要占而

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矣。按誠身粘屬順親以上文語勢一路側遞使然實則總貫上數項故曰皆始於不

誠乎身總之誠身粘順親得不粘順親也得粘是身與親交關係切處不粘是一路道理歸宿處。紹開編蔡虛齋

逐節說箇豫字不是當知誠身非為順親之地而身誠者親無不順順親非為信友之地而親順者友無不信信友

非為獲上之地而友信者上無不獲皆是誠立於此自然感孚於彼豈不是前定故章句以為推言素定之意謂之

推言不是逐節做工夫意歸在明善誠身上蓋能明善誠身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皆是一串事。困學錄所豫立

者誠所以豫此誠者則是明善此是豫字真實下手處豫字本義歸注在此

或問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在下位而不獲

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

又不可以諛說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

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

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

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

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



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  
 可以襲取強為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  
 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  
 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  
 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  
 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  
 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  
 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  
 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

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解畧游氏曰欲誠其意先

致其知故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安往而不  
 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  
 君以下則可以得民此舜之允塞所以五典克從也。稍  
 慮講義在下位節層層含箇誠字不得專泥順親由於誠  
 身或問諛悅取容等語便是為誠字談雖曰推言素定其  
 實即是所以行之者一就理而言總只一誠就事而言各  
 有一誠明善又為誠身所由非誠要亦不能明善。章句  
 人心天命之本然即下文天之道也。十分粹美不着。毫  
 渣滓所以謂善十分真實不着。一毫虛假所以謂誠天所  
 賦於人。人所得於天者。元來如此認得此本體自然所存  
 也善所發也善又何不誠朱子真知字然喫緊真知便  
 是明善之誠我明善即明此誠也故下節單承誠字說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我承上誠身將明善納人誠身單括來一以責誠之所由亦則非身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不立天道人道都是身以內事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

人事之當然也羈畧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又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

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已

復禮天下歸仁焉或問中之曰周子之言至矣上章以天道言言在人之天也至果確無難則并人事當然意已括

而無妄指理而言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天之道也此言天理至實

無妄之謂人之道也此言在人當有真實無妄之知行乃能實此理之無妄指人事而言也蓋在天固有真實之理

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與天如一即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然後能實明是善必固執然後能實得是善此人事

當然即人之道也程子所謂實理者指理而言也所謂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者指見而言也此有兩節意曰如此見

得甚善。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不假修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

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已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虧欠。蒙引天之道就人身上原

其理之本然而言人之道以人事當然者言蓋理本無不實人之未實者當實其本然之實此二句是相承非相對

。天之道也是天命之性本無不善者也或以元亨利貞言則是以命為天道非指性言矣愚按天道從源頭說下

則天地人物固無所不包而中庸意主為人則是指在人之天非復在天之天矣故誠字合從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說向維天降衷若有恒性本然之理方得着落觀孟子誠敦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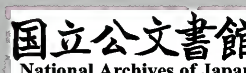
者天之道也。此句不論氣質只是據理而言。天以此理命於我而我自當有以誠之是誠人道合如此下文從容中道及擇善固執方就氣質不齊中分出兩種人來。總是誠之內事。從容中道之聖人亦是自然誠之。聖人之德渾然天之人耳。以其自然故云。則亦天之道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

為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更不待修為而自然與天為一。若其餘則須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如此不已。直待得仁義禮智與夫忠孝之道。日合便於誠有。一毫未至。如程先生說常人之畏虎不如曾

被虎傷者。畏之出於誠實。蓋實見得也。至於日用間若不見得是天理之自然。則終是於誠為未至也。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有下工夫節次。言天道如至誠之類皆有至字。其次致曲却是人事。輯語思勉中得原是誠之者。甲裏事誠者直無可形容。借對面反托出來自見耳。中得即是中道。誠之者之所同。不思不勉即是從容。乃誠者之所獨。從容中道。道字即達道之道。就宇宙倫理事物上言。與上兩道字別。困學錄既云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又云從容中道。不是鋪張聖人正是撇

開生安。歸併學利。困勉以見此種人實天之所縱。不可倖而致我之所可自致者。惟有擇善固執。盡吾人道而已。條辨章句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是以擇善指用功。明善指善之已明。言若上節不明乎善。則明字即與此節擇字無甚分別。困因之日善是本體。即誠者天道也。善何待擇。正在人心夾襖中。擇出天降木體來。固執即固執此所擇之善也。故以而字串下之字。即實指善說。三山陳氏曰善不擇則有誤認人欲為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

敦復堂



時奪於人欲矣。○仇滄柱曰：章句不勉不思條云：則亦天之道也。以上面天道該聖凡在內，而惟聖人能不失其本。然之天道，故加則亦兩字以別之。擇善固執條云：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以上面人道本指學者擇執句，乃證其實事。故用此則二字以實之。○中庸解兩誠者：上指本然之理，下指全此理以合天，即生知安行兩誠之者。上指當然之理事，下指盡此事以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饒氏曰：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智也。從容中道，自然之勇也。或疑從容非勇，曰：今有百鈞於此，一人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蹶而不能舉，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也，衆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天下之大勇而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兩以下何知勉行在其中。

或問誠之為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此槩論誠之屬物者，下原誠不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誠之所由分。



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

天之所以為天也。冲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

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

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夏秋冬。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

有一息之謬。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

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

實而不妄者也。此原天地萬物之所以誠。○陳氏曰。天道

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收了便冬藏。元亨利貞。始

終循環。萬古常如此。皆理之真實處。比天下之物。洪纖高

下。飛潛動植。青黃黑白。萬古皆常然。不易如以木葉觀之。

缺者常缺。員者常員。修者常修。短者常短。無一毫差錯。便

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

不相似。都是天理自然。而然。非天理之實。此見有生之初。原無不誠。是

經文。天道本義。該聖凡在內。但以氣質之偏。

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

隱之發。而伎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

之發。而貪味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

所以雖欲勉於為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

於詐偽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

此原常人推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

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



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為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

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

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節也。此

聖人之所以誠人道亦天道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久其德

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

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

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為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

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

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

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為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

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此論常人之所以求誠所謂

誠者字或問所謂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

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也次誠者字或問所謂

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

人得誠之名也故章句云則亦天之道也要看則亦二字

聖人純亦不已與天為一故後章說天道處皆以聖人名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篤也篤

中庸章句卷之四 三 敦復堂



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此五件本自該學利困勉而言因留下五弗措地故

專以屬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語類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

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為先不可

雜而無統也。愚按此理如披沙簡金固是沙多金少然弃

沙却何從得金。總以擇善作己身則貪多務得細人不捐

正所以聚天下之見聞為擇之之地。下三截工夫俱托始

於此。○相廬講義人不好問其病有二。一則自是不疑一

則蓄疑自安而蓄疑又有二病。一則恐人不耐煩一則既

已不如人道復安得透徹審之云者。三翻四駁轉生

疑如刑官之審獄不窮極隱微律無通情不止。愚按此如

兩造相質推鞠盡情虛衷好問人即此一字曲盡表裏。

語類思不謹便有枉用工夫處。思之粗淺不及固是不謹

思之過情亦是不謹。所以聖人不說深思不說別樣思却

說箇謹思。○按問是人已相對辨是身心相按若以妙屬

人則與問犯重思是思其所以然辨乃辨其所以然也。以

辨屬心又與思易混力爭於毫釐之間深明乎然似之察

必至此而後擇之事盡。○或問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

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

不博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

畧而不審則其疑不能以盡決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

之不可以不審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

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

必思索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為一。然使其思也

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

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雙

峯饒氏曰思之所得又當明辨之。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

利是非直妄於毫釐疑似之間而不至於差繆。○項氏曰

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

而後可以行矣。○語類問篤行是有急切之意否。曰篤厚

也是心之懇惻。按篤行近承固執遠綴誠身篤字中兼含

固字誠字之義。饒氏所謂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奪乎

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不如

是則安得為固。

亦安得為誠。

亦安得為誠。

亦安得為誠。

或問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

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去初無先後也按此與或問之說又別條辨云就一善也論其次序固逐節承頂若就眾善而言則工夫又不妨並進也謂此亦難泥但就五之字平鋪看皆主善而言若相承看則五之字又層遞而下其先後大畧固如或問所

云然亦不得云此事已完方為彼事如偶有所學不遇者亦不容廢思此中輕重緩急自各相其時各因其事要之缺一不可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語類問有弗學一段曰此是應上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學之而有弗能定不依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弗措也未是勇事到後面說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人正是說勇處問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曰此是言下工夫人做得一分自己已做百分柏廬講義朱子解易傳忠信



所以進德謂項羽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  
 無還心然後能破秦軍忠信便是這箇心愚謂弗能弗措  
 亦便是這箇心。雖說弗能弗措難道能了便措不成此  
 最須識得。已百已千。即是弗能弗措。寧有餘毋不足。狠  
 力做事人大槩如此。原不曾限定分數在前。亦不曾覺著  
 分數在後。按弗能弗措。固是說心不肯措。而功不肯措。  
 卽在其中。已百已千。乃正極言其弗措耳。講章以上五段  
 屬志下四句屬功。便劃成兩極。蒙引人字指學知利行者  
 者。言人一能之。人十能之。但曰一日十。便是經用工夫者  
 矣。愚按以困知勉行為勇之事。此正以其等而言。下面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乃是至於知之成功。而一則以其分  
 而言也。困學錄云。此二節是中庸一篇聚精會神處。蓋不  
 惟撇却生安并撇却學利。只歸併困勉。倍其功。合  
 愚柔更無可推諉。故本節百之千。尚是懸空式樣。到得  
 下節果能此道方與填實。一果字何等精神。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

輯問人有日誦萬言。妙絕技藝。此可學否。伊川

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強。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  
 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  
 柔必強。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  
 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語類。雖愚必明。是  
 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效。新安陳氏曰。自人一  
 尤警策。只恐不能百倍其功耳。若真能於此。五者下百倍  
 於人之功。則學力之至。到決可變化氣質之昏弱矣。子思  
 子豈欺我哉。和廬講義說了已百已千。又說箇果能。蓋  
 此段工夫最易。最難。苟安亦或徇外。為人須真箇發憤誓  
 不肯休。則氣稟不得拘。物欲不得誘。好我者無所用勸。惡  
 我者無所用沮。才自成。就。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以不智  
 不仁。不勇之質。而能智仁勇。以優入乎聖域。直須旋轉乾  
 坤。過來是。何等力量。一念自欺。一念少懈。便不能了。按  
 此道。卽指存倍其功之道。固不待言。至雖愚雖柔。此正坐  
 實。愚柔所謂及其知之。一及其成功。一講章或以爲雖愚  
 敦復堂

必明况不愚者乎則反將愚柔放鬆殊非聖人當日喫緊  
為人意。運朱此章分四截看文武之政二節一截為言  
言人存政舉之易也為政在人七節為一截言修身事意  
在人存也至云治天下國家則已及乎政矣凡為天下國  
家四節為一截言治人事意在政舉也至云所以行之者  
一則仍歸於身矣凡事豫則立以下為一截總歸於誠合  
修身治人之原本而言之也亦只是人存政舉之意反覆  
推言之也愚按開章言人存政舉所以答哀公之問政此  
自是話頭入下言人存則引之愈深言政舉則恢之彌廣  
大段亦自相承說到得凡事豫則立兩承所以行之者一  
并歸誠字開出後文天道人道兩脈此則中庸微指不在  
拘拘回顧人存政舉矣。困學錄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所  
謂誠身者只是能仁其身而已智以啟仁之端故欲誠其  
身必先明乎善勇以要仁之極故欲誠其身只在百倍其  
功一章大指 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  
盡此數語 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

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  
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  
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  
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  
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  
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  
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  
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  
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始得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



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四書通上章所述大舜文武周公皆是舉而措之之事此

引孔子之言謂所傳一致使得舉而措之則亦猶是耳。至第三十章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愈可見其所傳之一致焉。新安陳氏曰論語堯曰篇歷敘堯舜禹湯武之事而以孔子答子張問政繼之。子思此章亦即此意。蒙引孔子雖不得位而其答哀公問政之言則皆論得位者之事然則夫子之得邦家其所設施可知矣。故孔子平日之言無限而子思於中庸所引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則在此章蓋其體用全備皆堯舜以來精一執中之正傳雖為哀公而發其實萬世君師之要道也。困學錄熟玩此章所論究其極雖堯舜之治周孔之聖無以加之極其近則雖愚夫愚婦皆可勉而企聖人之言廣大配天地變通象四時如此。蓋

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蒙引包者意所包含也故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費矣此明言也未嘗兼言小大而小大則皆在其中此章自修身以至於

諸侯自生知安行以至於困勉大小亦皆兼言並舉而費之與隱則皆不出乎所言小大之中故曰兼曰包各有攸當。自費隱章至此為中庸第二支。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

此篇之樞紐也。如戶之有樞如衣之有紐。纂疏中庸一篇無非說誠自篇首至十六章始露

出誠字然專說鬼神是以大道言至此章說許多事未乃說誠身工夫便是人道自此以下分說天道人道極為詳

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

之下有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



或子思所補也。語類問中庸第二十章初看時覺得見血脉貫通處。日前輩多是逐段解去。某初讀時但見思修身段後便繼以天下之達道五知斯三者段後便繼以天下國家有九經。似乎相連續。自此推去。疑只是一章。後又讀家語方知是孔子一時間所說。廣云豈獨此章。今次讀章句乃知一篇首尾相貫。只是說一箇中庸底道理。曰固是他古人解做得這樣物事。四散收拾得來。及併合聚便有箇次序。如此其次序又如此縝密。

或問何以言誠為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宋

以一誠字貫串通篇。言簡意該最宜詳玩。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

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川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

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

之存亡而不可捨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

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

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詳論首章為通部誠字張

本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

實理而妄行者也。簡括第一支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

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

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

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捨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

也。聖人於此因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

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偽也。總斷第二支

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第三支誠綱領

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

正大經以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妄之

極功也。統論第三支卒章尚綱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

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

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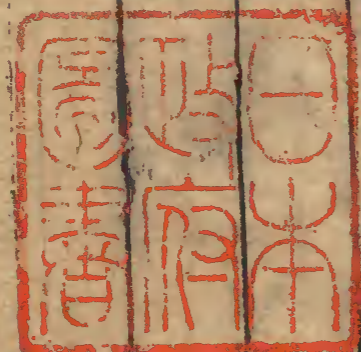
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

而言也。收應首章首句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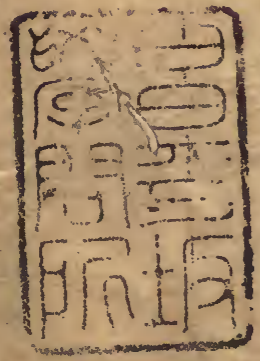
人之實此理而無妄。二句又總括全旨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

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誠是中庸之樞紐天是誠字之根柢盡人道以

復天道則中庸之指歸後文所以詳言之



文政十



正統

正統

正統

正統

正統

正統



